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7nB199

雪關和尚語錄

明 智閒說　傳善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雪關和尚語錄序
  - 雪關和尚語錄目次
  - 博山雪關智閻禪師傳
  - 瀛山語錄
    - 語錄
    - 問荅
  - 博山語錄
    - 語錄
    - 問荅
    - 學憲陳雲怡居士問
  - 鼓山語錄
  - 虎跑語錄
    - 語錄
    - 問荅
  - 妙行語錄
    - 語錄
    - 問荅
    - 楚黃宋心白居士四問
  - 拈古
  - 頌古
    - 趙州無字
    - 趙州問大死的人
    - 趙州勘婆子
    - 船子藏身
    - 婆子燒菴
    - 南泉白牯
    - 忠國師三喚侍者
    - 臨濟三頓棒
    - 趙州喫茶去
    - 靈雲見桃花
    - 德山托缽
  - 贊

- 聞谷大師贊
- 博山和尚贊

- 偈
  - 禪鏡偈(有序)
  - 和白毫菴偈(有序)
  - 五言偈
    - 示禪人
    - 與李季寅琴師
    - 與胡調仲居士
    - 金豈凡岳牧顧山中以二偈見投因荅此
    - 示懶雲禪人居山
    - 山居雜偈
  - 六言偈
    - 寄余集生居士時謫嶺南
    - 山居雜偈
  - 七言偈
    - 示禪人
    - 荅瓶匋聞大師
    - 示萬安一居士持金剛經
    - 題夢澤居士畫牛圖
    - 長樂陳覺非居士書法華經跋之以偈
    - 贈百拙關主
    - 與樊憲副紫蓋居士
    - 與樊伯括文學
    - 與三山陳參軍
    - 寄徐太玉太史
    - 贈馬半邡居士
    - 雪關雜詠八首
    - 關中呈方丈
    - 示悅眾琮友
    - 示無知禪人
    - 示智實禪人
    - 與文學沈澤民居士
    - 與文學鄒孝直居士
    - 與文學洪原明居士
    - 與太學龔華茂居士
    - 與文學周元湛居士
    - 與嘉興朱寶臺居士

- 與藍郡董寅谷居士
- 與文學董爾基居士
- 仁和宋喜公邑侯有興復智果之意以偈寄之
- 似詹中五居士
- 答大宗伯董玄宰居士
- 答蘭溪令吳雪崖居士
- 與參戎徐巨升居士
- 與文學沈吉人居士
- 與蓮居新伊法師
- 與密印禪友
- 與鄭是則居士
- 與鄭爾周居士
- 與鄭妛尹居士
- 與鄭立生居士
- 示銕幢禪人
- 示亦非禪人
- 與蔡光祿密汝居士
- 與余未也居士
- 寄陳旻昭居士
- 示遺聞上人
- 雪中作
- 示空諸禪人
- 與劉和鶴居士
- 示心地禪人
- 山居

◦ 書

- 答司理黃海岸居士
- 答虎跑慧公
- 復妙行眾檀護
- 復吳江眾居士
- 復太宰李西有居士
- 復錢坤誠居士
- 與相國錢機山居士
- 與太史徐太玉居士
- 與杭州郡牧岳衡山居士
- 與寧波郡牧許雲賓居士
- 復海寧董治聲文學
- 復相國錢機山居士

- 答文學詹中五居士
- 與太史錢瑞星居士
- 復鄭兵憲潛菴居士
- 與天台邑侯彭赤霞居士
- 與兵曹徐獨往居士
- 復兵憲董寅谷學憲張二無兩居士
- 復蘭溪邑侯吳公良 居士
- 與鞠巖長居士
- 復兵憲樊紫蓋居士
- 答鄒孟陽居士
- 答聞子將居士

◦ 短疏
- 化修造
- 化油燈
- 化鐘釜

◦ 祭文
- 雲棲掃塔
- 祭博山先師

◦ 詩
- 五言古
  - 彭質先廣文誕日詩以賀之
  - 送吉水陳青逵文學歸閱藏
  - 與董郎陽八際使君
  - 送孝廉劉和鶴居士北上
  - 無奇歌贈楊生
  - 讀寒山詩作
  - 贈禪者居山
- 七言古
  - 次韻寄永嘉何山人無咎
  - 武昌 寒谿寺
- 雪關歌
- 破院歌
- 如意泉歌(有引)
- 題白毫菴偈後
- 五言排律
  - 讀曹能始觀察遊福廬山記
  - 上樊山王
  - 贈法主

- 五言律
  - 同費海鷗山人經臺看石
  - 贈若惺師
  - 次韻送吳山人道甫歸華亭
  - 寄白明府
  - 遊聖水巖
  - 宿溘江作
  - 荅董德受居士
  - 遊雪峰憩瀛山堂
  - 題天鏡巖
- 七言律
  - 壽鄭相國方水先生六秩
  - 慈功上人棲鼓山詩以送之
  - 寄金岱輿憲臺
  - 與董仁原明府
  - 自壽
  - 其二
  - 鄭方水相國見訪山中次韻酬之
  - 遊西巖
  - 壽融闇上人
  - 山居
- 五言絕句
  - 山居雜味
  - 講經臺
  - 浴龍池
  - 棲鳳嶺
  - 靈源橋
- 七言絕句
  - 寄俞公遠二首
  - 徐山人香水有章臺之戀因以儆之
  - 答李飛侯文學
  - 題聽松山房
  - 山居
  - 瀛山八景
    - 一指峰
    - 香象峰
    - 紫芝塢
    - 脩竹塢

        - 如意泉
        - 東澗水
        - 西澗水
        - 金鐘山
    - 六言四句
        - 山居
  - 雪和尚語錄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雪關和尚語錄序



雪關和尚語錄目次

序
傳
卷之一
瀛山語錄
博山語錄
鼓山語錄

卷之二
虎跑語錄
妙行語錄
卷之三
拈古
頌古
贊
偈
卷之四
偈之餘
卷之五
尺牘
疏
祭文
卷之六
詩

博山雪關智閬禪師傳

閩中西峰居士曹學佺撰

師諱智閬，上饒傅氏子，八歲喪父，母鄭氏送依景德寺長老傳公為童子。傳公教令頂禮觀音大士，一夕夢大士手摩其頂，由是泛覽群書，爽然意解。一日見《楞嚴經》「火燒海底」句，疑之，乃參禮博山來公，山令默究船子藏身公案，行住坐臥提撕不忘，偶入槽廠，行見磨鼻拽脫有省，有偈呈博山，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不用更商量。」博山喜曰：「子可參禪也。」後作五頌，請壽昌衲衣，山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冰，不曾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一番始得。」師乃掩關謝客，兀坐返參凡六載，經幾重剝剝，始徹源底，偶作雪關歌，山見稱善，乃為開關，有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繼命首眾。一日領眾入室次，山垂問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鑑炤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己巳受瀛山之請，瀛山古剎四壁蕭然，作破院歌以自樂，相國鄭公方水以詩慰之曰：「太甲之下是瀛山，依稀破屋兩三間，聞師支傘過天漏，譬似楊岐雪滿關。」居無何，博山和尚遷化，師奔喪。至喪事畢，眾推繼席，自是往來瀛、博之間，提示不倦，督學陳公懋德入山訪師，置二十五問，師應答

如流，陳大服膺。壬申春，予同諸公以鼓山延師結制，於是演法鼓山，玉瑩珠迴、玄風遐播。期滿，還錫博山。丙子春，中丞余大成、司理黃端伯，以杭之虎跑請，師應之，大弘祖道，口唇纔動，輒滾滾不竭，環師而聽法者萬指。繼而妙行請師重建經營，二載大殿落成，師曰:「 吾今可以謝喻彌陀矣。」丁丑秋示微恙，乃謝院事，鼓舟南邁，孟冬朔旦行抵瀛山，病體尪羸，群心洶洶，乃作遺書謝諸檀越。時壽昌闃公自博山來候，匡坐敘別悰，闃公問:「 和尚安否？」師曰:「 且道我生耶死耶？」闃公曰:「 末後句也須分付。」師彈指一聲，遂微笑而逝。弟子弘恩、成許等迎歸博山，建塔蓮花峰之西原。師示生萬曆乙酉年九月初一日，示寂崇禎丁丑年十月十一日，坐三十一夏，享年五十有三，有語錄六卷。

雪關和尚語錄卷一

侍者傳善輯

瀛山語錄

崇禎己巳，師初住瀛山，鄭方水相國請開法。

初住院，示眾:「 昔日楊岐會禪師輔弼慈明時，師資道合、雪曲賡酬，後來卻住個荒村破院，老屋敗椽僅蔽風雨，人不堪其憂，師獨不改其樂。衲子有請更創者，固止之曰:『 爾輩出家，做手腳未穩，早已四五十歲，何暇閒工夫事豐屋耶？』翌日上堂，云:『 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觀此老，銅筋鐵骨，久經大冶紅爐；雪膽冰肝，堅耐歲寒節操，故能砥柱法門，力振慈明之道、中興臨濟之宗，令人千載慕藺不及也。某雖乏古人風致，然亦頭腦相似，忝依博山二十餘年，媿無輔弼之才，濫膺椎拂之任。今力盡神疲，稍尋個小歇場，強來住此。瀛山破院，籬穿壁壞，日炙風吹，且與諸昆仲共喫些麤茶淡飯，過此時光，不曾將佛法二字挂人唇齒。今晚茶筵為某禪人特請開示，閤上座別無布施，聊拈一偈，以當效顰。瀛山乍住壁籬疏，冰滿床兮雪滿廬，受用不嫌真淡泊，家風親見趙州無。」

端陽，示眾:「 江天空闊鳥低飛，鼉鼓喧闐競渡時，兩岸高聲齊喝彩，看誰奪得錦標歸。諸道友！弄潮作戲尚且不顧危亡，破釜焚舟必先鼓其銳志，何況生死事大，若不努力打徹，決了何期？心苟怯弱，終為落節之人；志意堅，強纔是勝敵之手。虎鬥龍爭即不問，急水拋篙一著又作麼生？大膽駕頭衝浪過，小膽難忘覆溺愁。」

浴佛日，示眾:「 釋迦老子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無生可說；釋迦老子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無滅可說。與麼道，釋迦老子全身在生滅之內，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之外。且道跳出底是？在內底是？不見古德道:『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若向者裏緇素得出，跳出底不妨在內，在內底不妨跳出，擘住釋迦老子鼻孔，一任轉身吐氣，務破破院道人面門，豈礙簇錦攢花。何以故？無生猶是末，聲色本非生，不因荷葉動，那識有魚行。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莫道破院道人為你諸人說夢。」

除夕，示眾:「 溈山大師道:『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今夜是除夕，明旦是元朝，時節已至，作麼生是自彰之理？閻上座二十年前，如個木偶相似，寒不知寒、熱不知熱，桃符換不管春來、爆竹響那知臘盡，雖則如癡似懵，要且世法瞞我一點不得。二十年後，依然業識從頭，寒便知寒、熱便知熱，迎新歲也貼門神、送殘冬還燒榾柮，雖則隨波逐浪，要且佛法瞞我一點不得。如今跛跛挈挈，只與麼過時光，說知也得，說不知也得，說知不知總得。何故？不萌枝上從來暗辨春秋，無影峰頭幾番明占氣候。秖如年更歲換、臘去春來，在諸人分上還是知耶？是不知耶？若道知，未免順俗違真，不了佛法邊事，坐在塵俗境界中，謾道花枝偏有色，空勞鶯語為誰嬌；若道不知，又是順真逆俗，不了世法邊事，坐在淨白窠臼裏，只為冰堅難躍鯉，卻緣水淺不藏龍。只如去此二途，畢竟怎生說個真俗雙彰底道理？還會麼？鶻臭布衫都脫卻，穿婆帔子拜婆年。」

問荅

僧問:「 昔日黃龍，今日瀛山，法席不同，法門無二。即今龍象之中，如何是不二之談？」師云:「 眉毛分八字。」進云:「 分後如何？」師云:「 疊疊見青山。」進云:「 見後如何？」師云:「 拈卻如何若何。」進云:「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即今六路齊收，出門一句，求師指示。」師云:「 一線通天別有門。」進云:「 好個無生曲，絲來和者稀。」師云:「 誰是其人？」僧禮拜，歸眾。

問:「 世尊出世曇花現，瑞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 火裏青蓮朵朵鮮。」進云:「 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 隨家豐儉。」進云:「 分明踏在瀛山上，為甚麼看到瀛山早已遲？」師云:「 秖識門前路，難尋殿後峰。」進云:「 山後事如何？」師云:「 屋頂青松繞翠屏。」進云:「 更有向上玄津，乞

師指示。」師云:「 今日不向汝道。」進云:「 為何不道？」師云:「 案山未點頭在。」

問:「 如何是瀛山境？」師云:「 千峰頂上疊青螺。」進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眉毛不露。」

問:「 大冶紅爐，煉凡煉聖；體非凡聖，作麼生煉？」師云:「 烹金雖有彩，治玉本無瑕。」進云:「 意旨如何？」師云:「 重疊關山千萬層。」

博山語錄

崇禎壬申春信州眾檀越及合山大眾請師住博山，以四月朔旦開堂。上堂，拈香云:「 此一瓣香，氣壓群芳，遍空遍界，光吞萬象，亙古亙今，爇向爐中，專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齊齡　東宮衍慶，伏願金甌永固，滿朝盡是夔龍；黃河再清，四海爭歌堯舜。此一瓣香，無煙火處拈來，薰凡灼聖；沒鼻孔人嗅著，徹地通天，爇向爐中，專為山中　檀越，外護眾居士，所冀真俗不二，遠繼龐老之風；心境雙融，大露蘇公之舌。此一瓣香，價高無比，靈根占斷，娑婆酷烈難當，毒氣親由洞水，今日爇向爐中，專伸供養　博山堂上先大師異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乃曰:「 夫為沙門，欲荷擔大法者，必須先明第一義，具擇法眼，然後思所以弘法利生，於二六時中，法為家務、法為城墻、法為舟車、法為茶膳。不見祖師道:『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古今悟道知識橫說豎說，總是說此無是無非之法，妙在舌頭不黏著肉、好眼不屑點沙，終日說有不墮常、終日說無不落空、終日說非有非無不屬相違、終日說亦有亦無不名戲論，撤四句之籓籬、翻百非之窠臼，如吹毛在手，殺活自由，如明鏡當臺，妍媸隨炤，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大抵法性寬波瀾闊，纔是大方家接人手段，著著都有妙處。今時學做善知識為人說法者，多求其深知法體、深通法性，善說法要者如麟頂覓角無幾人耳。初心參學分上，若大理未明、大法未了，必須要真實操履、真實究竟。果到此個田地，即使埋藏山谷不肯出頭，自有人剜肉然燈、捨身為座，雖諸天魔梵亦將下來請轉法輪，豈闡提隻手能掩其太陽光輝乎！今日檀越眾居士洎合山諸禪德，殷勤勸請山僧舉揚博山宗旨，如將千斤擔子逼上肩頭，責備將來躲閃不得，山僧只得冒登此座，為諸兄弟說幾句麤茶淡飯；若喚作說法，大有人笑者個蟲豸在。笑則任從，且道闇上座畢竟是博山逆子耶？孝子耶？」卓拄杖云:「 自從拗折撩天杖，今日重拈活似龍。」復卓一下云:「 珍重。」

沙縣陳秉初居士請上堂。「 萬水千山特地來，為緣聽法請登臺，山僧指示無他語，長夏山中正熟梅。昔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仍請南泉禪師念誦，泉乃白椎云:『 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行者拂袖便出。南泉齋後問典座:『 行者在甚麼處？』座云:『 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拈云:「 甘贄入寺設齋，砒霜甜似蜜；南泉打破鍋子，毒手利如錐。簡點將來，父子失情，匆匆放過。今日陳居士若請山僧念誦，秖向他道:『 住持事繁。』免得打破鍋子傷了客情。山僧與麼道，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 久云:「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四月八日上堂。「 教中道:『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與麼說話，大似一床錦被蓋孩兒，遮掩得好。諸道友！若向父母未生前覷得破，便見盡大地是釋迦老子面孔，盡大地亦是諸人自己面孔，諸人自己面孔與釋迦老子面孔更無差別；於此不會，卻勞他從頭離兜率、降皇宮、出母胎、度幻眾，真個是納一場敗闕，所以初生下來，便乃指天指地，獨自稱尊。二千年外，卻被一個跛腳阿師，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諸兄弟！雲門一棒剛要打殺釋迦老子，山僧今日一棒恰要打殺雲門。秖如山僧替釋迦老子出氣，諸兄弟！還有替跛腳阿師雪屈者麼？」眾默然，師笑曰:「 不是山僧逞人我，果然難得十成人。」

栴檀像成，洪惟心居士請上堂。「 趙州云:『 我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當一莖草用。』曹山問僧云:『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僧云:『 如驢覷井。』山云:『 道也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僧云:『 和尚作麼生？』山云:『 如井覷驢。』山僧道:善塑無如曹山，善彫無如趙老，不露些子刀痕，真個手段高妙。若會得如驢覷井，便曉莖草化作金身；若會得如井覷驢，便曉丈六金身當草。目犍連枉運神通，優填王徒煩匠巧，丹霞正令劈頭行，誰道子孫賢不肖。今日是新安洪惟心居士設齋，為報薦先慈，敬塑栴檀尊像一軀，送入先師塔院供養，仍勞書幣殷勤，以山僧誕辰，懇請為眾說法。說法且置，畢竟造像齋僧，有何功德？」卓杖云:「 不求有漏人天福，大孝全彰古佛心。」

上堂，舉:「 玄沙大師問鏡清云:『 古人道「 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 莫是者個法麼？』沙云:『 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師拈云:「 此一則公案，不識者將謂玄沙不肯鏡清，殊不知兩尊宿旗鼓相當、塤篪迭奏，可稱難兄難弟矣。所以天童老人道:『 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又云:『 須是玄沙同參始得。』天童可謂善知無舌語、解聽沒絃琴，真個是二老賞音者也。若作勝負商量，此人

未夢見佛法在。近來法門淡薄，兄弟家相見，惟敘寒溫、情面款待，佛法二字絕口不談。看他古人一唱一酬之間，如函合蓋、似箭投鋒，足為千古眼目。今日是五慈禪友從浙中來，以久參先博山之故，特來掃塔、設齋供眾，仍請山僧上堂，激揚斯道。可見世雖末法，人尚古風，不媿為法門昆仲矣。然正眼觀來不是好心，何故？你在浙中喫了清水白米，卻來累及山僧償他口債。且道口債作麼生償？」擲下拂子云:「 除是維摩老，知吾施受心。」

報薦先相國方水大居士上堂:「 心眼本開，無奈空花自翳；性天廓朗，只因迷霧長昏。佛說世智辯聰是八難中之一，以學解多知遂成理障，故翻不轉文字窠臼、打不破生死牢關當。其迷時，文字語言總是障道根本；及其悟也，語言文字原是解脫正因，妙在反手覆手耳。昔李渤刺史問歸宗常禪師云:『 須彌納芥子，某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宗云:『 人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否？』李云:『 然。』宗云:『 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者，萬卷書向何處著？』李復問:『 一大藏教明甚麼邊事？』宗舉拳示之云:『 會麼？』李云:『 不會。』宗云:『 者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 請師指示。』宗云:『 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拈云:「 萬卷書，何處著？伸腳處，便縮腳。掀翻窠臼絕狐疑，真個拳頭好作略，不在途中不在家，世諦流布亦不惡。」下座。

上堂:「 據理而論，世法中埋沒多少人，佛法中醒卻多少人？爭柰古德道:『 佛法中迷卻多少人，世法中悟卻多少人？』古德此語未易搆他語脈何也？佛法固是難通，紅塵撲地能有幾個輥出頭來？若往昔未熏般若，直須正念全提，如猛將戰出重圍，方可解戈卸甲。到此則太平世界任謳歌堯舜之風，清白門庭爭接起夔龍之武，不礙逢場作戲，何妨借路還鄉。秖要踏得穩、靠得實，然後擴為利濟、廣被無涯，將世法喚作佛法，將佛法喚作世法，有何不可？雖然如是，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

舟中放燈小參:「 性水澄清元無漂沒，妄波鼓動遂有昇沉，既迷出世津梁，不睹光明寶藏。千波競湧，誰然照水之犀；一口吸乾，孰是倒瀾之手？溺而不溺，直須跳出者層波；生而不生，轉取騰霄那一步。只如白浪滔天，還有不被顛溺者麼？」良久云:「 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小參:「 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去？大家業識茫茫，可憐無本可據。秖如有本可據底人又作麼生？拏住布袋口，擲卻拄杖子，左手控飛龍，右手跨猛虎，亂把繡毬拋，倒踞香臺舞，浪蕩不歸家，何彼復何此。彼此且置，秖如今夜，現前大眾畢竟是業識

耶，非業識耶？是有本可據耶，無本可據耶？咄！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懺堂小參:「 若論本地風光，如摩天俊鶻，豈落二機；如踞地師子，全威不動。直下便見，無第二人，擬議即乖，焉容鈍置。正位尚嫌尊貴，偏方豈落程途。旋風千匝打歸來，機輪絕斷無回互。昔三祖求二祖懺罪，二祖云:『 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云:『 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云:『 與汝懺罪竟。』審如是，理懺尚且不有，事懺更復何憑？假饒事理雙融，便證禮佛三昧也，未知有向上事在。汝等諸人不可匆匆放過。珍重！」

茶話:「 如來常寂光，如月印秋水，眾生心水濁，月即被雲遮。佛開淨土門，豈離心境有？心淨土亦淨，吞卻山河影；土淨心亦淨，擊碎玻璃鏡。心土二俱離，蓮花出淤泥；心上二俱即，娑婆真樂國。賣花人，過野橋，香巢松鶴，唳疏枝仄，且道畢竟事作麼生？」師按指云:「 東土西天，一絲不隔，今夜是鄭式蘧居士入山修懺，報薦淑人張氏，有令兄爾周居士設茶供養大眾，命山僧鼓兩片皮。當知淑人靈爽，頓坐上品花輪，親瞻紫磨金相去也。夜寒，珍重。」

茶話:「 身心猶泡沫，世界若乾城，情想等空花，生死如夢幻，不達夢幻，無以超生死；不了空花，無以破情想；不識乾城，無以出世界；不知泡沫，無以了身心。譬如空中蜃氣，許多妄認樓臺；陽焰非波，渴鹿謂真是水，所以輪迴苦海無有脫期。圓覺經云:『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若能如是，究竟不妨宴坐水月道場，轉此如幻法輪，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到此境界，則所謂如夢幻、如空花、如乾城、如泡沫者，皆如海印發光，成就游戲三昧矣。今夜鄭式蘧居士追薦淑靈張氏，設此茶筵，我等飲水謝源，不可忘卻檀施。且道不忘底意如何？」師乃拈起果子召眾，眾舉首，師笑云:「 不可日用而不知。」

茶話，舉:「 僧問雲門:『 如何是法身邊事？』門曰:『 枯樁。』又問:『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 非枯樁。』若論法身邊事，知有底能知；若論法身向上事，不知有底卻又知。或有個知有不知有底出來，你道此人是會得枯樁耶，非枯樁耶？」師舉起茶盞云:「 張三貪杯，李四酒醉，茶鍾落地，果碟粉碎。直饒曉得正按傍提，也難與睦州老人弄唇接觜。」

問荅

僧問:「 和尚為人一句作麼生道？」師云:「 縵天帳子，無人見笑，把鮫珠倒撒來。」進云:「 三聖道:『 我逢人即出，出即不

為人。』此意如何？」師云:「 我不似烏龜鑽破壁。」進云:「 興化道:『 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 也是反手卸籠頭。」進云:「 正當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 眼橫鼻豎。」僧禮拜。

僧問:「 德山托缽上堂，雪峰道:『 鐘未鳴，鼓未響，者老漢托缽向甚處去？』德山便歸方丈。此意如何？」師云:「 竿頭纔露影，誰識轉身人？」進云:「 巖頭云:『 大小德山不知末後句。』未審不知在甚麼處？」師云:「 攘羊證父。」進云:「 密啟其意，未審如何？」師云:「 汝道他是甚意？」進云:「 德山便休去，不知是何心行。」師云:「 纔是德山。」進云:「 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不知不同在甚麼處？」師云:「 汝且道我今日上堂是尋常、是不同？」進云:「 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不知會在甚麼處？」師云:「 末後句且置，汝還見德山麼？」進云:「 巖頭云:『 秖得三年活。』未審巖頭具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云:「 也是蠅子放卵，不顧佛頭。」進云:「 謝師荅話。」師不顧。

僧問:「 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 千年池裏鱉，一釣上竿來。」僧擬議，師云:「 倒拖出去著。」

僧問:「 先鋒即不問，如何是殿後事？」師云:「 出身雖有路，轉步莫迷蹤。」進云:「 三軍一命，重在己權。」師云:「 倒跨毘盧印，橫揮寶劍寒。」進云:「 恁麼則四海謳歌樂有餘。」師云:「 是甚麼歌？」答云:「 吽！吽！」師云:「 汝卻解西天人梵語。」

僧問:「 上來道個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個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請問和尚如何即是？」師云:「 你卻銷得幾何？」僧一喝，師云:「 秖易叱他泥犢子，難教擊碎鶻崙磚。」僧云:「 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時如何？」師云:「 是甚麼光？」僧又喝，師云:「 莫便是光麼？」僧又喝，師云:「 你只有者個結局。」便打。

僧問:「 落葉知秋即不問，如何是把定乾坤句？」師云:「 恰值中秋節。」進云:「 不跨雲橋浪裏舟，因甚人在彼岸？」師云:「 闍黎掉在水裏。」進云:「 恁麼風捲嶺頭雲，浪翻潭底月去也。」師云:「 那裏學得虛頭來？」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 恁麼來時如何？」師云:「 看取腳下。」進云:「 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 轉身就位。」進云:「 恁麼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 撞入葛藤窠。」僧禮拜。

僧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面面撲灰塵。」進云:「 如何是主中主？」師云:「 猊床不露影。」進云:「 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出門不上路。」進云:「 如何是賓中主？」師

云:「 歸家不坐堂。」進云:「 賓主句蒙師指示，知音一句作麼生？」師云:「 試唱一曲看。」

學憲陳雲怡居士問

問:「 蒙示末後句最為要緊，敢先問取當頭一句？」師云:「 掉轉身來看。」
問:「 眼見餓夫滿前，自無粒米，陡起悲心，作何救濟？」師云:「 雖無粒米，倒廩傾倉。」
問:「 自己與千人萬人同餓，偶得半升脫粟，還食自己、還食千人萬人？若食自己，安能獨餐？若食千人萬人，如何分飽？」師云:「 偪塞虛空，何分饑飽。」
問:「 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杜撰改還著句云:『 大家都沒事。』俗眼觀之，卻是大士憯刻東坡。平等慧眼觀之，如何領取？」師云:「 笑倒補陀巖。」
問:「 跛鱉曳尾泥中，腳腳著地；神龍夭矯雲際，首尾無蹤。兩者孰實孰虛，孰勝孰劣？」師云:「 深含獨占更加參。」
問:「 眼見分明，不肯全身拶入，過在甚處？」師云:「 夜鼠愈走，凍蠅不飛。」又云:「 過在不肯處。」
問:「 多生來一領貼肉布衫如何即脫？」師云:「 要脫作麼？」
問:「 家珍雖不被劫，偷兒時來零竊，如何勦除？」師云:「 一齊颺下著。」
問:「 彈無絃之琴，唱希聲之曲，急切覓不得一個半個知音，請問博山三十年來知音有幾？」師云:「 蒙此一問，直待案山點頭。」
問:「 廓今無問，師作何答？」師云:「 早知居士有此一問。」

鼓山語錄

崇禎壬申，總憲能始曹公、農部得山林公及眾鄉紳，請師于福州鼓山湧泉禪寺結制，以六月初三日入院。
上堂，拈香云:「 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伏願一人常有慶，萬國永無虞。此一瓣香，專為山中　檀越護法、宰官居士，伏願作儒宗之柱石，為法苑之金湯。此一瓣香，專伸供養　博山堂上先大師異和尚，少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畢，師乃云:「 若論佛法，如蚊子上鐵牛，無你開口處，未免權向第二門頭說個譬喻去。若要造進此道，如人行路一般，必先尋一條直捷路上行，更要向差別路頭一一透過始得。秖如山僧在博山束裝出門，諸兄弟有先從柘浦抵芝城，順舟而下，不數日便到鼓

山，何等快捷。山僧從鵝湖穿馬嶺，經壽昌、登廣福、涉鐔津，其間歷峻嶺而千盤、經迴溪而百折，所過州城，紛人士香花之接，遍遊蘭若，觀叢林法化之儀，經六十餘日，始到鼓山，何等曲折。若論一踏便到，諸兄弟誠得便宜；若要曲盡逶迤，須學山僧，重重經過險難始得。今人參學，多喜直捷理會，不知果有見處，更要透過差別關頭，始具決擇法眼，然後清機歷掌、珠滾盤圓，萬化從心、兵隨印轉。咄！此總是途路邊事，料掉沒交涉。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大眾！無事各自歸堂好。」

結制上堂：「 亂意猿奔樹，塵緣馬過橋，不到心空處，何日得開交。所以古人立個期限，要你向甕中捉鱉。諸兄弟！直須內不住心、外不住境，黏膠既脫、窠臼掀翻，果到心境雙亡，正好通個消息。若有露得消息者，山僧當拭目以待。咦！龍門高萬仞，騰躍是何人？」

誕日上堂，僧問：「 象赴龍奔，各趨慶賀，請問和尚年多少？」師云：「 與拄杖子同年。」進云：「 然則不歷春秋度，常延不老春也。」師云：「 狸奴白牯自知時。」僧禮拜歸位。師乃云：「 業風吹墮閻浮界，肉襖頻經脫換來，覷破未生前面目，方知露柱是娘胎。教中道：『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山僧道： 諸法從自生，亦復從他生，亦共亦無因，說甚麼無生？諸兄弟！若向教中意會去，如斬開荊棘，指出一條大路；若向山僧句裏會去，如不動旗鎗，便爾就路還家，所謂發足有殊到家則一也。」僧出問：「 和尚因甚麼忘卻生身父母，與露柱作兒？」師曰：「 苗從地發，花借春開。」便下座。

解制上堂：「 諸兄弟！九十日期今已滿，閉門作活事如何？不曾捏殺獼猴子，重疊關山未易過。大抵末法禪期，真參罕遇，縱他意樹抽枝，未見心花成片。雖然如是，冷灰裏豈無一粒豆爆！還有不跨石門扶豎晏祖門風者麼？如無，且向蘆花深處宿，月明穿過釣魚臺。」

元旦上堂：「 春色無分新舊，年光豈有去來，洞見剎那三際，從他葉落花開。不見白楊順禪師道：『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如昨日喚作除歲，今日喚作元朝，浮字虛名，憑誰安得？若乃千門爆竹，使大地而驚雷；萬戶桃符，替虛空而挂彩，銀燭透紗籠之影，銅瓶簪楊柳之春，堂奏管絃響送木人之耳，爐燒榾柮威祛石女之寒，景物森然，風光滿目。若喚作目前底法，則心外別有境象；若是自家屋裏事，如何領略此段生涯？還委悉麼？根塵元是吾家寶，無柰空花翳眼珠，果爾斯須常返照，自然不到喪居諸。」

茶話：「 喫茶知是茶味，喫飯知是飯味，因甚麼又道『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不見僧參趙州，州問：『 曾到此間否？』僧

云:『 已到。』州云:『 喫茶去。』又問一僧:『 曾到此間否?』僧云:『 不曾到。』州云:『 喫茶去。』監院問云:『 和尚因甚麼到也喫茶、不到也喫茶?』州喚院主,院應諾,州云:『 喫茶去。』諸禪德!若知趙州三度茶話,則茶味飯味徹底皆知。諸兄弟!須知此茶不論主賓、寧拘好醜,南北東西各一杯,虛空澆濕眉毛皺。大眾!夜寒,珍重。」

茶話:「 乾坤靡久停之客,紅顏無可駐之丹,日月穿眼底之梭,人命似急流之水。伶俐漢抖碎虛空,驀翻筋斗,便好向急水灘頭下得腳穩,就無陰樹下終日打眠,然後拈來,世諦總是曇花轉步,塵勞無非華藏。諸道友!果能到此境界,不妨道個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辭眾茶話:「 山僧今晚借龍泉上人一杯茶與諸君告別。當知山僧來也不曾出博山,去也不曾離鼓山,紛紛盡是拖泥水,動念無端滯往還,總是情關不破、識浪難乾,所以把手忍分、判袂愁訣,當知道人分上卻不其然。不見進山主云:『 來來實不來,途中好善為;去去實不去,路上莫虧危。』若知得山主底意,便知閬上座不離丈室常在途中,不離途中常居丈室。還委麼?杖頭踏盡縱橫路,遍坐青山作道場。」

水口興濟堂請小參:「 來從淵關來,去從淵關去,來去自奔波,淵關渾如故。不見祖師道:『 萬法本閒,唯人自鬧。』若知鬧底即是閒底,便見燈花燦爛,色不關情;若知閒底即是鬧底,便聽簫鼓駢闐,聲非礙耳。何以故?有物為物,則被物物礙;膺塵本非塵,則可塵塵合道。」舉起拂子云:「 拂子是塵,喚甚麼作道?拂子是道,喚甚麼作塵?」擲下拂子云:「 還知麼?關津雖放過,不許販私鹽。」

又夜請說茶話:「 至道無文,至理無說,無說無文,是何妙訣?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如豹澤毛,如龍蟄穴。鼓浪乘風,江河倒決,轉妙旋玄,其機始徹。一棒當頭,破皮出血,擔版不圓,只得者橛。機權變化,不思議舌,會盡淆訛,眾流可截。且道截斷眾流底人是何手段?不曾過水口,那識是淵關。」

黯淡寺請小參:「 禪非放意可參,道非矜持可得。矜持則心頭常惴,安能順水張帆?放意則繩頭不緊,焉能逆風把柁?如人未過黯淡灘頭,未免心驚險墮;既過黯淡灘頭,便乃放身倒臥。如此參學,終有矜放之失,安契中道之妙。惟智者善能陸地行舟、空中走馬,夷險皆如,逆順何訝。且道因甚麼得如此穩便?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開元寺請小參:「 古德悟道偈云:『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慚愧古人露手露腳,鼓粥飯氣,大似個白拈賊。殊不知天關未轉、地軸未旋,徒

爾驚群，難極底蘊。闇上座則不然，展開坐具包群象，抖擻袈裟裹太虛，六臂三頭誇好漢，輪王未與髻中珠。何也？大方無軌則，應物任偏圓。」

董巖請小參:「 道人用處如風行空，理透徹而意自玄，機虛閒而神自王，一任神駒蹴踏，還如靈鶴翱翔。蓋得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不拘修證，寧滯有為？諸兄弟！若欲得此受用，直須繩頭緊把，自然透出重關。且道透出關外底人是何作略？天容難覆載，器水逐方圓。」

雪關和尚語錄卷二

侍者傳善輯

虎跑語錄

崇禎丙子春，司理海岸黃公、中丞集生余公，洎武林眾縉紳居士，請師于虎跑定慧禪寺結制。

開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氤氳結而地天交泰，盤旋覆而海嶽春融，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前星朗耀、后嶽齊高，伏願　皇仁浩蕩，與日月齊明；　聖曆綿延，等嵩葉永筭。此一瓣香，瑞接空中紫氣、香分劫外優曇，恭為　滿朝文武、　合郡宰官、　虎林護法居士、信心檀越、諸山耆宿、本寺監院眾執事，伏願道標峻揭，長為法海神龍；願駕高驂，允作清朝儀鳳。此一瓣香，吞吐千秋靈氣、含藏剎土風光，專為供養開山寰中大師，伏願玄風再振，少林開無影之花；法苑重新，大樹垂普天之蔭。此一瓣香，雜毒為九，祖佛也須蠱殺；旃檀和糞，貴賤不許論量，恭為供養　博山堂上先大師異和尚，仰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乃云:「今日陞座，諸方龍象擁集，肩挨腳拶，推倒香臺，直饒你向千人叢裏翻身、萬人隊中跳出，還須與老僧把手同行始得。還有麼？如無，老僧打葛藤相謾去也。若論參學，似登峰者必須造極、溯流者決要窮源，莫同流俗專學亂統。秖如此一坐具地，乃唐開山寰中大師道場。者老漢腳踏實地，不弄虛頭，舌拄梵天，掀翻到底，故其垂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者般言句，如開一副大爐韝，秖要鑄成純鋼漢子、打就生鐵心肝，方能了死脫生、成佛作祖。汝若說得行不得，如空譚樓閣，終無結搆之功。汝若行得說不得，如靈雛在殼，未成啐啄之用。汝若行說俱到，則知果熟曾經霜久、瓜甜原為地肥。汝若行說俱不到，此是不唧瀏漢。諸兄弟！三世諸佛百千祖師在汝腳跟下荅話已久，若更想些胡荅亂問，來尋老僧鬥觜弄舌，非但遲了八刻，何曾夢見汗臭氣在。當此之時，真風莫挽、頹波日靡，觀禪宗凋弊、與世界塗炭，俱可痛哭流涕。所以山僧到淛中來，蒙合郡宰官、洎諸山名宿敦請開堂，意在因邪打正，止法門互諍之風；點鐵成金，消末劫兵荒之苦。諸兄弟！必須真參實悟，究竟到頭，方得個大透脫時。如其未悟稱悟，非但瞞卻他人，卻是欺瞞自己，盡是泥犁種草、波旬眷屬，千佛出世亦救你者般東瓜茄

子不得。雖然如是，山僧到者裏開個舖面，且道圖個甚麼？拋綸為釣鯤鯨族，小小蝦蟆謾上鉤。」

上堂：「 老蒼天，靠你住，昨日難防今日事。花妍柳嫩正驕春，晴空霹靂生風雨，刺刺金蛇撲地飛，巖泉迸溜峰攢霧。雨過天清日出頭，始知變態常如故。不如故，豈不見雪竇老人道：『 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淨慈寺上堂：「 山僧出虎跑三門，赴聞尊宿洎合郡眾宰官居士湖上放生之約，不意偶過淨慈諸公，卻轉請上堂，不知是何心悻？然雖如是，不妨借路經過。夫肖翹愛命、蠕動貪生，業最慘于殺傷、慈莫深于救護。一夫騖漁獵之利，何止戕百萬生靈？一家奉蔬水之餐，亦足活無限物類。夫何全無不忍之心，甘填難滿之腹，賓筵殫水陸之珍，食品耗萬錢之費，既乏同體之悲，焉無反噬之報？因中失憫，果亦無憐，所以年來殺戮遍行、生民塗炭，良 有以也。惟仁人君子能全惻隱之風，活路生機原開仁壽之域。是以西湖勝集，眾善駢臻，輪月放生群公佳舉，可以續雲棲大師悲深願廣之法乳，庶不孤瓶匋尊宿利生接物之盛心。所以太師翁云：『 若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或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即此祝 聖曆綿延之籌，共抒忠誠，轉寰宇太平之風，陰裨王化。秖如永明大師道：『 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還有知得永明老人落處麼？」海岸居士云：「 請問和尚如何是色身三昧？」師云：「 飛者飛，躍者躍，是個甚麼？」進云：「 如何是根本法輪？」師云：「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進云：「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畢竟殺生是、放生是？」師便喝。進云：「 果是作家。」師云：「 念汝尊官，饒過一掌。」士禮拜，師下座。

孝廉聞子將等請上堂：「 錢塘江上春風起，三月桃花翻浪勢，五雲山裏眾鱗龍，風雷特地催燒尾。禹門萬丈躍煙霄，振鬣掀鬐鼓異濤，不但豐年霖雨足，吸乾鯨海巨波消。而今得個權棲泊，相將盤踞炊香閣，倒捲珠簾轉步來，面前顆顆驪珠爍。且道是甚麼人為他點眼？」良 久云：「 水晶宮殿杳，淡墨也難描。珍重。」

孝廉唐祈遠居士請上堂。祈遠居士問：「 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云：「 吾常於此切。」進云：「 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云：「 一一經過始得。」進云：「 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云：「 把定乾坤。」居士禮拜退。又一僧出問云：「 和尚是個餅麵舖，趁爐灶熱再搭一個。」師云：「 你問來。」僧乃問：「 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云：「 截千人之頭臂，剜萬人之心肝。」進云：「 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云：「 拆佛殿、毀魔宮。」進云：「 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云：「 逆水船開順水風。」乃云：

「 諸兄弟！者些荅話，雖是搬他閒骨董，也不曾思索出來。不見洞山雅禪師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他家是透頂徹底的人，臨機應用灑脫非常，不似今人要句句投機，卻被言句礙殺。徑山老人道:『 趙州禪只在口唇邊。』山僧道: 趙州禪如神廟裏籤，千掣千聖，萬掣萬靈，初不曾安排吉凶，使人規避禍福也。方山老人道:『 得意者所說皆是，失意者所言皆非。』若以是非得失而論古駁今，山僧綰上眉毛一任諸方貶駁。」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 山僧手腳[(申/八/女)*頁]園丁，日午澆瓜慣不曾，今日根芽舒遍地，春風引上石瓠棚。秖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還有人道得底麼？一月期場雲裏過，天明分曉各歸巢。」

小參，師拈拄杖，舉:「 芭蕉清禪師云:『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芭蕉老漢扳例隨條、就窠打劫，要且無為人處。山僧則不然。」豎拄杖云:「 只個拄杖，不與不奪，拄地撐天，如龍之活。然雖如是，非但芭蕉結舌，山僧亦結舌有分。且請拄杖子為眾說法。」卓拄杖云:「 還聞麼？」眾無語，師云:「 大地是聾人。」

小參:「 諸禪德！情乾識漏，錯認法身，言滯句迷，焉離毒海？法身邊事猶可以依稀彷彿，法身向上事有幾個自在縱橫？高峰老人偈云:『 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會得此一偈，則炤用料揀，棒喝交馳，正好作曹洞兒孫。洞山老人道:『 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個胡猻夜簸錢。』會得此一偈，則偏正妙協，機位環旋，正好作臨濟兒孫。恁麼道大似搓圓捏匾，換柱移梁。或有個乾曝曝底問山僧:『 又作麼生？』規圓方竹杖，漆卻沒絃琴，家活臨時用，安排便不真。」復笑云:「 也只八成。」

龍居永慶禪堂示眾:「 植根不固，必無銕幹虯枝；力量不充，焉易摧峰抒海。貴在深參極究、歷遠窮高，事境與理境齊彰、行到與說到俱暢，然後圓機普應不滯一隅，信手拈來、信步踏著、信口道著。若以淺識劣根剽竊稱禪，何異將甌盛水空擬大洋？」

掃寰中大師塔，「 拈尺論丈，量空之手；鳴金戛玉，希世之聲。感神虎而跑泉，翻移海嶽；逐神駒而出廄，蹴踏風雲。今日窣堵坡前，恍然覿師真面。且道覿面事如何？參差煙樹裏，翠滴曉風寒。」

問荅

僧問:「 木佛度火時如何？」師云:「 添上榾柮著。」進云:「 金佛度爐時如何？」師云:「 看取焰中輪。」進云:「 泥佛度水時如何？」師云:「 腳跟不曾濕。」進云:「 為甚麼真佛內裏坐？」師云:「 閉門打瞌睡。」

僧問:「 如何是城裏佛？」師云:「 城外有。」進云:「 如何是山裏佛？」師云:「 市上有。」進云:「 如何是家裏佛？」師云:「 老僧不在此坐。」

僧問:「 如何是淨土？」師不答。僧又問，師亦不答。居士見而問云:「 如何不答？」師云:「 若答他，是土上加點，便不淨也。」

余集生居士問:「 禪淨兼修者，為當先參禪而後修淨土？為復先修淨土而後參？」禪師曰:「 此問甚為泥於融會者，必須甄別。若初心參學，宜求一門深入，不可腳踏兩船。參禪則單提一句公案，徹悟本地風光；念佛則單提一句彌陀，究極惟心淨土。然後融禪入淨，似一毫致於太虛；融淨入禪，譬一滴投於巨壑，可謂野色更無山間斷，天光直與水相通。若先繫綴兩頭，用心不一，則兩端交戰於胸中。佛不云乎『 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可證也。」

妙行語錄

崇禎丙子春，司理海岸黃公、中丞集生余公，洎武林眾縉紳居士，請師重興妙行禪寺，以三月念五日進院。

天王殿:「 不動而升。」普光明殿:「 帝網幢前與麼相見。」

伽藍殿:「 明月為廊，清風作殿，拈起鋤頭，從頭翻轉。然雖如是，善建者不拔。」

祖師殿:「 萬派千枝，源頭一線，信手拈花，無人能薦。咄！」云:「 展。」

佛殿:「 玉殿苔封不帶埃，珠林寶網鏡光開，世尊猶自拈花笑。且道笑個甚麼？咦，笑有個人重來。」

上堂，指法座云:「 作禮燈王，借此寶座，大家有分，得坐便坐。」遂陞座，拈香祝　聖竟，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師乃云:「 生平不學楊岐老，破院風光卻儼然，薄福又來湖墅寺，起爐搭灶豎空拳。棗柏大士道:『 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山僧在博山出門，不知有虎跑底事；在虎跑開堂，不知有妙行底事。今日受請而來，大似夢境相似，著一毫念頭預為不得。此喻彌陀一坐具地因緣成，既有壞廢必當興。山僧業債難逃，忽然落魄至此，倘藉眾緣或可濟事。然則緣之一字，安排不得、躲避不得，

所以古人云:『 萬般從此道，一味信前緣。』」拈拄杖云:「 秖有拄杖子不屬因緣，本無成壞，亦不用安排躲避，卻能為一切眾生之所憑靠。山僧涉水登山全承渠力，拄地撐天豈更由誰？倚在禪床角則聲臭俱無，拈出法堂前則乾坤攪動。諸人還知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卓拄杖，下座。

黃海岸居士封翁八十誕，會城眾宰官居士請上堂。海岸居士問:「 壽等虛空是何人？」師云:「 量過虛空者。」進云:「 虛空如何過？」師云:「 出門先辨路，轉步按飛雲。」進云:「 恁麼則過了也。」師云:「 切忌撞倒煙樓。」士禮拜，師乃云:「 海岸居士兩任澍中司理，投錢飲水，清畏人知；決讞平反，視民如子。其尊翁自崑居士，亦嘗令建德。先後美政，俱擅循良 ，可見趨庭義方，別有家傳矣。今首夏初三日，乃封翁八十華誕，武林眾士紳，想其人、頌其德，無以效華封之祝，因各以衣裓盛諸香花，詣妙行禪院，請轉法輪，以祝封翁無量之壽。山僧道: 以法為親，以慧為命，不但父子同條，亦乃祖佛齊證。如脅尊者八十出家，老趙州八十行腳，全憑者個風流，趁入花蔟矍鑠。非特此二老也，一切諸佛諸祖，以及自崑居士、海岸居士，亦無不憑者個而入大光明藏，成就世出世間諸大功德也。功德且置，秖如今日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無根樹子無今古，果熟香飄溢壽筵。珍重。」

康藍田居士請上堂:「 昔喻彌陀齋三百萬僧，闢此道場，與天宮鬥麗。師乃地位中人，見地超曠，行果因花，成此一大功德海也。今有藍田居士好善樂施，以飯僧為佛事。今日是居士設齋，報薦先君康思萱、先妣蕭氏 ，一門宗族，俱證蓮胎。山僧自慚德薄，難消信施供養，眾中要選個無事道人出來酬他信心齋供，且道那個是無事道人？不見古德道:『 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個是無事道人。』又有道:『 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個是無事道人。』雪竇道:『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是個無事道人。』山僧道: 三個無事道人總是不唧瀏漢，要消施主供養依舊還難。且道畢竟是甚麼人消得？」師指露柱云:「 露柱呵呵開口笑，橫吞倒吐肚皮寬。」

結制上堂。僧問:「 解結即不問，如何是衲僧向上事？」師云:「 何不向下會。」進云:「 向下事又作麼生？」師云:「 井底蝦蟆飛上天。」乃云:「 他弓莫把，他馬莫騎，線直路不許人知。諸兄弟！清心禪堂是個繫驢橛，祖師公案是個葛藤椿，四海禪和是一綱破草鞋，天下善知識是一味斷腸草。直須斫倒繫驢橛，拽斷葛藤椿，擲卻破草鞋，拈卻斷腸草。果能具此知見、有此作略，不妨千峰頂上卻在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卻在千峰頂上，繞他

華藏世界百千萬匝，依然止在一毫端。如其不然，且向一線直路行去好。珍重。」

謝眾居士齋小參:「 世間飲食，若還喫得消不得，是可憂底事；維摩香積飯，喫得消不得，卻是好事，秖要吞得下、吐得出，便是超方出格手段，非但能消四事供養，亦可消得萬鎰黃金。假饒有個不吞不吐底出來，且道將何供養？薄批明月渾閒味，細切清風更是奇。」

問荅

僧問:「 一天法雨洗兵威，今日重輝古殿基。如何是古殿基？」師云:「 不見綠苔生。」

問:「 今日大開爐韛煆煉聖凡，有個純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子出來，還受煆煉也無？」師云:「 也要腦後一鎚。」

問:「 高高山頂立時如何？」師云:「 巖顛驚石墜。」進云:「 深深海底行時如何？」師云:「 水怒浪花翻。」僧禮拜。

問:「 倩女離魂事如何？」師云:「 月淡花移影。」進云:「 未審他是業識、是意生？」師云:「 風搖水作波。」進云:「 畢竟是一個、是兩個？」師云:「 急急如律令。」

問:「 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既無多子，更教人久長，是何心悻？」師云:「 若不久長，爭知無多。」

問:「 古人道:『 魚不識水、鳥不識風、迷不識性、悟不識空。』此意云何？」師云:「 所供詣實。」

問:「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個壞不壞？」師云:「 添起一堆柴。」

問:「 雲居打沙彌，意作麼生？」師云:「 非父不生其子。」進云:「 如何是不呈底句？」師云:「 賊贓已露。」

茹無揀居士問:「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云:「 一雙撲地恁孤飛。」士云:「 如何是金針？」師云:「 從來不度。」士禮拜。

楚黃宋心白居士四問

問:「 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文殊選根獨取耳根，何也？且既曰 返聞則不取音聲，即千二百功德與八百功德皆非所論，何得以耳根獨利於圓通耶？又所謂逆流果，收視返聽否耶？若曰 返聞自性，則自性有何境界耶？抑于無可指示中有可指示否耶。」

師云:「 獨取耳根者，以音聞乃此方逗機之要，故獨選耳。如文殊云:『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是也。返聞自性者，非但不取音聲、不論功德，自性境界著不得個元字腳。逆流者即入流，其實即返聞意，與收視返聽不別。自性無性，何境界之可擬？盤山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道有指示，即傳也；若道無指示，爭奈又有向上事？居士但恁麼做去，若得到日，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用問人也。」

問:「 觀音云:『 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又云:『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此二聞字同耶、否耶？竊謂思則不亡，亡則不思，妄則不宜于思，真則不宜于亡。今既曰 思，又曰亡，果何思何亡耶？且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則聞與不聞皆非所計，何必曰『 從聞入』『 於聞中入流亡所』耶？」

師云:「 聞具能所，根是能聞、塵是所聞，從聞之聞，具師資義，謂從師得聞音教，然後思修證入，則未入流前聞中兼所，入流之後獨有根存，故云:『 亡所也。』又來問『 思則不亡，亡則不思』，此正不審思為何思？亡為何亡？教家有分三慧以疏經者，謂聞慧、思慧、修慧，以誘人循循而入。所云亡者，亡其緣所之聲，未亡能聞之根。及乎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亦只是打疊聲塵乾淨。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纔顯能所雙寂。到此境界，則能聞所聞俱不生也。經本文亦自層次分開，如云『 初于』，又云『 漸增』，又云『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長水釋云:『 盡聞之處，即思慧為體，亦名為覺。』至云:『 覺所覺空者，非但遣卻聞慧，即思慧亦不立矣。』又云:『 空覺極圓者，泐潭標此處修慧現前也。又空所空滅者，此修慧亦遣也。前三慧未空，宛成生滅，此三慧俱遣，頓入圓明。故下文云「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又璿師分此段經文為四: 一亡前塵、二盡內根、三空觀智、四滅諦理。然則亡所之亡，亡前塵也。盡聞之盡，盡內根也。空覺之空，空觀智也。空滅之滅，滅諦理也。尋繹斯旨，則曰 思曰亡，非謾無階梯，其中有觀炤差別之異，如嚼蔗味，漸入佳境。若必如居士所謂亡則不思，思則不亡，此又似今時拍盲禪人蔑裂教網混同作解，不顧教家銷文有次第、科經有節目，翻被渠笑為杜撰。又來謂『 妄則不宜於思，真則不宜於亡』，此亦正坐前惑，殊不知思則觀智深入，善銷能所之妄，何得不思？真乃寂滅現前，頓亡生滅之見，何謂不亡？又來問『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則聞與不聞皆非所計，又何必曰從聞入于聞中入流亡所耶？』此說亦是未明前意；若明前意，當不復有此疑也。若不從聞入，何由得見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乎？」

問:「 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又曰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不兩相反乎？又如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以至非常樂我淨，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以至即常樂我淨，皆兩相反，何耶？豈所指性有二、心有二耶？抑五陰法塵所指有二耶？不然終于非即，本無二義不明也。」

師云:「 迷則起眾生見，見有生滅去來，則如來藏性隨為生滅去來矣。悟則本如來藏，求其生死去來了無所得，則生滅去來皆合如來藏性也。以迷悟相翻似反，若知真妄無別，則非反也。又如來藏有三: 初顯空如來藏離一切相故俱非，次顯不空如來藏故俱即，三顯空不空如來藏故離即離非、是即非即，此合中道義。以阿難首請妙奢摩他最初方便，世尊至此圓荅三諦，始酬前案。居士詳此，則來問非即本無二義，無不洞然明了，更不疑性有二、心有二，及五蘊法塵有二也。居士初疑其兩反者，蓋不聞雙即雙離之妙，故惑非即差岐、依違介念。佛告富樓那云:『 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泐潭謂『 此妙用如水投水，不分能所，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要以不思議心得不思議用，則三諦妙義皆日用中事，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一涉思惟，徒勞卜度。」

問:「 以是因緣，世界相續，兩儀未生之先，妄想因緣何人何自而有生耶？」又云:「 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則此世界諸佛所不容，不亦留礙乎？且山河大地不生則同混沌，又何以成世界耶？」

師云:「 居士問兩儀未生之先，妄想因緣何人何自而有生耶，此問大似演若迷頭狂性未歇耳。豈不見溫陵云:『 世界、業果、眾生，皆妙心影子，如鏡中頭，分別則妄；不隨分別，則狂心自歇也。』所以本經亦自斷案明白道:『 汝但不隨分別世界、業果、眾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又云:『 妙淨明心本周法界。』審如是，則眾生界全是佛界，以迷妄故，虛空世界生起紛然；妄盡歸源，則山河大地純是一真法界。然則兩儀未生已前，早個依正互嚴、生佛齊現，喚作無生猶不可，喚作妄想因緣又可乎？又豈可落在頑空作斷滅想，將謂佛界成則不容有眾生界乎？矧又疑山河大地不生則混混沌沌不成世界乎？此問正似滿慈騰疑，細研佛荅，則所惑自祛。昔長水璿師問琅琊:『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憑陵荅云:『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師從此悟入。居士兼參此旨，則即時豁然，便得本心，不俟予叨叨饒舌也。」

雪關和尚語錄卷三

侍者傳善輯

拈古

陳操尚書一日齋僧，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卻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又問僧：「有個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僧曰：「知過必改。」公曰：「就闍黎乞取口喫飯得麼？」一日同眾官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近來與勘過。」及僧至樓前，公驀召上座，僧皆舉首，公曰：「不信道。」

拈曰：「 陳尚書之機辨，峻比雲門，辣似睦州，蓋從二師處得來，故縱奪臨時、殺活自在，真宗門入作，所以下刃最緊也。還識尚書麼？電火難追影，風雷莫辨真。」

韓文公問大顛(云云)。

拈曰：「 首座眼親，顛師手快，一般抵對佛法，妙在見幾而作、據款結案，也是正令當行，不為屈棒。文公猶是俗漢，當時若開眼，未免傍觀拍掌。還知大顛打首座意麼？翻雲全在我，覆雨更繇誰？」

高仲貽太傅參芙蓉楷禪師，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耀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拈曰：「 此老所詣處坦夷明白，可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若要擺手過漳江，更須撤卻簾兒相見始得。假如相見時如何？家庭纔轉步，道路又分攜。」

洪州許刺史式，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洲大聖在楊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舀斗。」

拈曰：「 賊來須趁，客來須待，一個引玉拋磚，一個埋兵掉鬥，無端殃及上藍，真個是不奈船何，打破舀斗。要識三大老面目麼？琵琶隨手撥，簫鼓應時鳴。」

黃山谷居士初好作艷詞，得圓通秀禪師激發，遂悔過絕筆，後參晦堂，因聞木樨香釋然。

拈曰:「 吾無隱乎爾，桂子月中落；爾無隱乎我，天香雲外飄。山谷不遇晦堂，鼻孔撩天，撧他不住；雖然薦得些子，爭奈腳跟紅線猶未斷在。何也？路頭纔撞入，關鎖轉難通。」

山谷居士因謁死心禪師，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頃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口提攜，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

拈曰:「 鐵面去皮，晦堂析肉，死心又敲骨出髓矣。山谷居士悟入深奧，得三尊宿爐韝之力也。秖如疑情盡、命根斷，死心道人還肯他也未？鐵壁從渠透，銀山更要通。」

寺丞戴中孚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以偈呈清禪師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拈曰:「 窮源見底，燦露一片心花；微笑破顏，知是多生供養，果然穩當，頭尾完全。若要撒得開、捏得聚，須更窮盡變化始得。」

左丞范致虛繇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隨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召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拈曰:「 圓通老人可謂有囊中妙藥，能起死回生在頃刻耳。今宗師家未嘗施此國手，便謂外護沉痼莫療，不亦冤哉。左丞雖於此省入，去此事不遠，爭奈鄉音猶易識，家國尚茫然。」

尚書莫少虛因宦遊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向公案上提撕，無所入。適如廁，忽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印之。

拈曰:「 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雖是苦心造到，簡點將來猶帶些穢氣在。何故？為他向廁坑頭著到。」

凌行婆問浮杯因緣。

拈曰:「 凌行婆具超方作略，語句驚人，雖趙州古佛亦讓一籌，諸尊宿盡不柰伊何，倒被浮杯老人不動干戈捉敗者老魔魅了也。

且道何人為證？」乃以手搥胸曰:「 蒼天！」

婆子燒菴。

拈曰:「 婆子燒菴，卻與阿師添些光彩；阿師被趁，倒會勘破婆子家風。且道在甚麼處勘破婆子？」遂合掌云:「 謝供養。」

一婆子令人送錢與趙州請轉藏。

拈曰:「 婆子送錢轉經，起動高年老宿，趙州下床遶匝，不孤施主好心，分明全藏掀翻，卻道秖轉一半。且道那半藏落在何處？任從黃葉落，不與止啼錢。」

頌古

趙州無字

趙州無字漫天網，蝦鱉魚龍一口吞，問取大唐人不會，新羅夜半放僧參。

趙州問大死的人

十萬里鵬纔展翅，一千年鶴便翱翔，到家底事人難會，不涉程途用果長。

趙州勘婆子

魔王手裏追魔印，展也何曾露出來，不是腳跟紅線斷，臺山之路滑如苔。

船子藏身

笙歌院裏低昂舞，錦字梭房宛轉看，近日洞庭秋水滿，古帆風便過千灣。

婆子燒菴

婆子燒菴菴愈好，海中紅燄爍天高，目前秖要添些子，向後從他怨寂寥。

南泉白牯

生佛齊通一鼻風，都來吸盡不同同，狸奴白牯超方後，坐斷山頭一段空。

忠國師三喚侍者

重重提出摩尼寶，晶光獨露更非他，養子雖是婆心切，怎奈當機錯過多。

臨濟三頓棒

金剛寶劍用非常，截斷廉纖露本光，莫言佛法無多子，者個從來絕論量。

趙州喫茶去

逢人只是者杯茶，虛空澆濕眉毛皺，喫著若能知味者，必然空裏翻筋斗。

靈雲見桃花

靈雲偶中桃花毒，玄沙善用蓋頭機，若無把定乾坤手，金毛獅子變狐啼。

德山托缽

越格超方用不同，節節生機活似龍，千聖不傳末後句，任是巖頭也莫窮。

贊

聞谷大師贊

行雲流水不留蹤，垂老千山策瘦笻，歸到破匋菴裏坐，一雙冷眼勘蛇龍。

博山和尚贊

這尊慈拈穿膽之鋒，無機不透；旋曜眼之鏡，過物即彰。一片熱腸，愛兒孫敲冰浴火；十分勝氣，與佛祖奪格換機。眉毛忒麤，老胡僧也須壓倒；手段極辣，諸尊宿立在下。風奮雄辯則雷振風飛，魔外莫不喪氣；摧異見則刀開斧劈，疑難頃爾冰消。接伶俐漢，滿口含糊；對生盲人，一腔明白。當初未遇剛求見，今日相逢不欲親。何故如此？險機暗用常擔版，毒口纔開便鑠金。

偈

禪鏡偈(有序)

大圓鏡裏說個禪字，早是痕生，況又說許多禪病曲折出來，明眼人前反添搕[打- 丁+(天/ 韭)]。大都參學者流決擇不精，非證道眼，料簡不明，混同魔異，所以禪鏡之作不得已，有一腔熱腸，聊為後學贈點眼之方。若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消一句話頭，不起第二念，則此種種指示，誠為制字下註腳耳。然秦宮玉鏡照人肝膽，牛渚犀光洞怪隱狀，去聖時遙，宗門流弊敗闕不可勝言。閻上座眼不耐見，將此一柄禿掃帚，向少林庭下從新打疊一迴。當時達磨大師面壁嵩山，掉落個影子在熊耳峰前，或有人撈摸得著，描寫將來，使祖道重光，不亦幸乎。若作實法綴人，寧可付之丙丁童子，不欲令好眼著屑耳。

參禪不痛切，生死何時決？輕拋分寸陰，眼裏流生血；世念冷如灰，心腸剛似鐵，拼命直前行，到家有時節。參禪不苦志，安能做到底？不為戀殘軀，便是恣嬾意；嚼出苦中甜，參到難處易，能知哲侍者，方稱鐵漢子。參禪不猛利，優游成鈍滯，道力莫能充，病根拔不起；勢若破重圍，雄心須奮厲，做個大闡提，舌根藏口裏。參禪不耐久，性喜狂奔走，牽挂寸絲頭，分明業鬼誘；不做死冤家，魔王焉授首？香林四十年，一片方打就。參禪不綿密，話頭長打失，斯須豈可離，晝夜無間隙；一念如萬年，千朝同一日，無孔生鐵鎚，捏出黃金汁。參禪不勁挺，骨格非中正，為人必泛常，作事徇情境；氣概要剛方，志意須堅硬，昂藏大丈夫，佛祖聽號令。參禪不著意，莽蕩無成褫，邋遢似神仙，疏散學高士；大理既未明，喻如喪考妣，不到大脫空，逍遙誰許你。參禪念頭雜，多慮心難遏，纔覺話頭來，又遭岐路奪；轉變志不常，欲死機偏活，除是一條心，真疑方頓發。參禪學心在，難捨佛法愛，不是戀詞章，便為求知解；運糞污心田，刳龜圖靈怪，直饒廣博通，拋家猶走外。參禪多執著，執著翻成錯，大道理虛玄，無繩君自縛；手段要翻騰，胸次須寬擴，急促入邪魔，多因

此病作。參禪著機境，眼眚花翻影，百怪與千奇，都是識心病；急須顧本參，不可戀光影，門外打野榧，路頭恐不正。參禪執情解，強作道理會，三枚信口猜，隔靴搔癢在；如燈影裏行，被葛藤椿礙，斬釘截鐵人，不欠他家債。參禪心枯槁，喜沉不喜掉，如堅冰夾魚，似巨石壓艸；冷浸死水裏，忘卻長安道，澄潭舞毒龍，好把蒼波攪。參禪帶狂妄，腳跟不穩當，口舌要爭強，見處成鹵莽；破除潦草心，制死浮躁想，一味放平懷，自然銷業障。參禪帶習氣，憎愛心難治，生死根不除，惡作機常起；熟境變教生，活蛇弄得死，識破不為冤，轉變成大智。參禪氣量窄，觸境動聲色，煩惱火燒天，無明雲潑墨；德性欠雍容，詞氣多忙迫，小節忍不來，大悟何超豁。參禪無實地，虛頭弄到底，門面愛裝花，腳跟那點地；逢人恣談禪，開口便成偈，線斷傀儡時，方知是鬼戲。參禪似兒戲，顛倒心難制，觸境便隨流，律身忘禁忌；爛泥不上壁，醉漢長倒地，惟願痛加鞭，牢拴牯牛鼻。參禪沒結局，短販隨流俗，製衣轉為裳，彈琴不終曲；圖他小歇場，享箇便宜福，下稍如此流，路遙知馬足。參禪去藥忌，心病休增熾，乘言喪本宗，滯句迷玄旨；法愛不關情，悟來亦無意，如過蠱毒鄉，莫沾滴水味。參禪要起疑，疑與悟為師，如墜求離井，似燒急抹眉；路頭諳入處，箍底爆開時，一句無多子，芭蕉剝盡皮。參禪落思議，總屬識心意，分別起支捂，摶量摸影子；不解剝芭蕉，卻添駢拇指，註腳總分明，已落第二義。參禪心憤發，便有好機括，如人惡發時，放火將人殺；毒氣既攻心，命根應倒拔，莫學死貓兒，捕鼠眼睜煞。參禪信得及，休向外邊覓，若真師子兒，豈喫殘羹汁；成佛不繇他，如何黑似漆，立地便承當，一門超直入。參禪要師友，痛處加鍼灸，冶就巧模成，璞待良 工剖；不是明眼人，錐箚徒生受，切磋與琢磨，親炙還須久。參禪願力堅，鐵壁拶教穿，誓死無移志，捐生尚勉旃；求深應遂意，理極自忘筌，鐵杵成針日，香飄果熟天。參禪休自畫，秖要加鞭策，莫愁半路艱，毋慮前途窄；根器誰不如，悟來焉可測，拼個兩三生，定然要明白。參禪助發機，聲色不須離，竹擊曾因悟，桃開尚破疑；圓通從此證，普眼頗相宜，不二門開處，花紅鳥亂啼。參禪須明理，理即法身是，毫釐有差殊，白雲千萬里；寶鏡徹無疑，金屑眼成翳，直下便承當，何容生擬議。參禪不執是，是與非何異，不但諍空言，抑且昧真理；師子解翻身，犛牛偏愛尾，打破是非關，是非裏游戲。參禪不怕錯，妙在自知過，一句絕狐疑，無可無不可；打正貴因邪，欲補先撲破，靈符到手時，造命都由我。參禪要質直，虛偽成何益，面貌賽春風，胸次饒荊棘；諂曲非道情，粉飾壞本色，因地心不真，果位成迂僻。參禪宜澹

泊，嗜好天真鑠，清虛理易明，滓穢神俱濁；瓔珞粥可餐，橘皮湯好瀹，咬破鐵蒺藜，法味怡神樂。參禪行門辦，先哲為龜鑑，添石負雲舂，栽田博茶飯；臨濟自持盂，雪峰躬典爨，受用不知艱，終媿汗血漢。參禪有作略，智力能恢廓，轉變不尋常，妙用自揮霍；縱奪順機宜，殺活臨時作，如遇國手棋，別有超方著。參禪妙兼帶，偏正融相礙，針線巧安排，脈絡相通會；交羅珠網光，回互綺生彩，節拍妙相應，卷舒大自在。參禪要打徹，淆訛都勦絕，言句盡疑通，宗趣善分別；穿過險關津，拔卻閒釘楔，千了百當人，萬機流可截。參禪要操履，步步踏實地，事理貴雙融，矛盾即不是；途中好善為，家業從新起，拈起一毛頭，都有西來意。參禪知因果，動念休差錯，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可；還他淨白心，簡點纖毫過，莫論野狐禪，不脫亦不墮。參禪要得妙，隨機成善巧，過水那濕腳，解走不觸道；閒穿花柳叢，笑聽琵琶調，還他了事人，七顛仍八倒。

和白亳菴偈(有序)

余讀相國二水居士菴居詩百首，其吐詞不帶煙火，脫去筌蹄，妙撥無思。關捩居士乃親作小楷寄余，年高興逸，筆法精絕，余固寶為眉山之帶，留鎮三門。因步韻賡和以綴其末，大似投橘報李，不善獻酬，博居士一笑可也。

石筍倒抽綠竹，豆棚忽引瓜藤，問我屬何緣故，釋迦傳自然燈。
不在昂如孤鶴，何言泛若輕鷗，縱到回機地步，鵝湖笑人逼浮。
都有一條坐具，無煩借座燈王，穿過魚庖酒肆，展開佛國道場。
胸次未銷磊落，縱然好事不佳，真個了無憎愛，心如臘月蓮花。
烏兔何嘗運轉，虛空那怕消磨，無字碑文難打，石人壁上摩娑。
出門笑渠落草，回途見我家山，六月峨眉千丈，倩誰移在雪關。
泉眼水流接筧，石邊筍迸成鞭，一飽頓忘百味，三竿猶恣酣眠。
竹徑夏憐蔽日，茅堂冬愛迎陽，脫得汗衫乾淨，風吹荷芰衣涼。
鬧市叢中合伴，剎竿頭上翻身，雖然無縛無脫，何妨絲我絲人。
截鶴續鳧信手，移花接木隨緣，鐵杵成針有日，針成鐵杵何年。
罵坐通身是膽，唾面一忍如灰，靜[跳- 兆+(畚- 田+水)] 多生習氣，善用吻合本來。
妙翅摩交遠漢，驪龍吸盡寒淵，丸弄虛空萬象，大都率我天然。
問道如盲見日，涉世無風起波，聰明不了生死，甘心受拷閻羅。
歷劫籌來片晷，大千輥入戲場，解脫門門可入，牽渠不肯還鄉。
鵬舉依然控地，鶴沖宛在庭中，親見德雲面目，須彌不隔別峰。
筋斗且從人打，傀儡看是誰抽，底蘊盡情勘破，成魔作佛自絲。

竹杖旋紋有節，芒鞋綻底多年，分甚剎那億劫，一貫原是千錢。
精衛填河難滿，烏鵲跨橋欲周，解省些兒心力，還他看象截流。
山色面門指示，溪聲耳畔叮嚀，返顧不曾移步，果然親到祖庭。
磬折逢迎有禮，泛應曲當無心，斷斷井藤百尺，接起崖樹千尋。
受用千波百挈，相忘爾寂我惺，解鐫石頭作佛，試問那竅不靈。
吳門笑看雪練，胥江怒射春潮，問我今何所見，白雲半抹山腰。
劫數何曾增減，浪談過現未來，三世諸佛吞盡，思大口何鯨哉。
米鹽喫盡如許，光景剩有幾何，當面若還錯過，低頭枉費揣摩。
疑豈無因而至，悟乃不期而然，疑悟一齊冰渙，撲破補起青天。
至理無分三乘，真文不屬五車，拙夫寧為小技，烈漢豈蓄秘書。
未曉維摩一默，無聲早是喃喃，朱筆描成粉字，青袍拖出蔚藍。
香嚴一貧徹骨，無錐更道錐無，後來賺人上樹，笑杷成何規模。
有路還非入處，無家正好安居，就裏聊知貼體，過頭不學掠虛。
世上從渠毀譽，個中莫論疏親，剜出虛空骨髓，恩讎豈有二人。
沒縫衣裾綽若，無孔簫韻悠然，退步若知錯路，抬頭依舊觀天。
將謂難乎今日，焉有易于來年，烈漢一腳趁上，踏翻無底舷船。
善觸當鋒不犯，慣奉無物可將，雖是空如來藏，金珠車載斗量。
業惑分迷分悟，小根說即說離，大都不識休咎，穿鑿妄謂靈知。
大力渾忘擔荷，好手頗具辣辛，寧使剛刀截命，不將曾井墜人。
灰冷地爐剝芋，煙紅瓦灶催茶，清絕恐添詩料，淨瓶反手插花。
當路休呈劍術，到門且喫盃茶，舉意早先知有，不勞拈出更佳。
曾作瀟湘釣客，漁竿任擲西東，捉得甕中老鱉，夜來飛出成龍。
意路搜開百道，情關劈破千重，調御丈夫控轡，何愁醉象獰龍。
果正貴在因真，一是能翻百錯，獼猴抬入道場，古怪走而不作。

雪關和尚語錄卷四

侍者傳善輯

偈之餘

五言

示禪人

此道最幽玄，莫生別欣厭，但辦一心求，莫計程途遠；一要意真誠，二要絕貪戀，不被境緣牽，直下如射箭。佛祖眾機緣，一一皆方便，透得一樁去，拈來都成片；切忌亂商量，狐疑起邪見，非真明眼人，莫遭胡指點。抖擻復抖擻，中道莫疲倦，只靠話頭行，機關自圓轉；汝若計空言，太虛生閃電，自古參玄人，刻刻常自勉。

與李季寅琴師

妙指發箜篌，清音傳海印，試問彈者誰，為君通個信。不見道，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與胡調仲居士

及盡無門路，分明撞入頭，釣鰲忘雪夜，獵兔趁天秋；平踏峰千轉，深撈月一鉤，此身遊萬象，寶藏許全收。

金豈凡岳牧顧山中以二偈見投因荅此

芥孔藏身穩，到來忘淺深，蒲團翻得轉，塵剎現全身。

其二

雪色窗前月，松聲屋裏濤，西河看吸盡，滴水化金鰲。

示懶雲禪人居山

無事居山好，山中事若何，遍栽松欲老，舒卷任雲蘿。

山居雜偈

翛然無個事，展卷讀殘經，謾道圖遮眼，磨天鏡更清；一片頑石頭，平生最相似，不必鐫作佛，何用安名字？指汝心即佛，何繇信得及，不隔一重門，牽手誰肯入；妙悟非繇他，丈夫須了義，不在語言多，步步踏著地。居正絕方隅，箇中太尊貴，削角不磨稜，即偏皆本位；直遂難藏曲，盤旋又太紆，當機先一喝，笑倒赤鬚胡。一個鐵饅頭，具足百滋味，盡力忽咬破，不見當門齒；朝看東鄰花，暮賞西園菊，不妒他人時，終還自家福。不挂一絲頭，超然忘管帶，只恐水牯牛，斑駁未馴在；有路從渠入，無門賺客來，若非彈指漢，樓閣幾時開。淨土我常生，蓮胎親入定，禪淨擬分疏，轉隔西方境；洞口桃花發，靈雲道眼開，不知金屑貴，佛面滿塵埃。眾味方作羹，一縷不成繡，所以雜花林，莊嚴殊妙有；毫釐休繫念，瞥起即傷他，止止不須說，分明玅法華。般若何為體，虛空笑破口，體用分不分，依然落窠臼；道德五千言，那句是真道，八十母腹中，白頭兒已老。禦寇仙都子，乘風羽翰飛，不知風起處，且坐釣魚磯；憎愛家常飯，死生衣裏珠，紅鑪烹煉過，片片映水壺。鑿井須及泉，鑽木期出火，寄語學道人，自畫終不可；險巖須踏穩，曲巷要穿通，識盡還鄉路，家中客邸同。垂絲千尺水，意在掣華鯨，透網將何食，煮茶敲澗水；虛堂一夜雨，滴碎古人心，最有木人巧，無絃撫妙音。是非關裏過，擊碎是非團，渾崙吞雙棗，如何過得關；參禪如鐵石，心境自雙忘，撲破玻璃鏡，花開枯木堂。智管謾窺天，識蠡安測海，破塵出此經，虛空碎米大；忍人難忍處，行人所不行，破除憎愛見，涉世一身輕。學道非難易，從門那得門，問津無入路，不覺到桃源；水流岩苔響，花發洞藏春，不曉居山趣，山中亦是塵。巖深人不到，到必不為深，唯有深無底，乾坤在此心；飯熟菜羹香，石坐苔裀煖，將就過時光，減劫難求滿。

六言偈

寄余集生居士時謫嶺南

芭蕉剝出心來，枯木糝些花子，不因雪上加霜，爭識趙州苦死。
打破蔡州是賊，漂墮鬼國非邪，且喜停囚長智，五燈開朵新花。
聖主非常鑪鞴，祖家別樣槍旗，盡道五羊戍客，新添一髮禪師。
紗帽視為苦具，緇衣非了道緣，問取曹溪行腳，何時頂相重圓。

山居雜偈

一夜立教雪積，萬仞拶到崖崩，錯受神光三拜，至今笑倒胡僧。
少林面處皆壁，韶陽普字為門，問我雪關何據，杖頭展布乾坤。
布袋打開沒口，缽盂洗淨安唇，咬破廬陵一粒，果然價重三斤。
好個路頭入處，風流出自當家，種菊非關對酒，愛蓮誰道貪花。
世味如人嚼蠟，塵緣似馬過橋，萬事燈前弄影，一場鬧熱元宵。
匝地紛華悅目，長年絲竹寫音，不是圓通上士，色聲謾道唯心。
苦樂場中觀劇，榮枯夢裏看花，玉琢不移堅潤，金烹愈見精華。
雨過荷翻翠蓋，風來蟬送瑤琴，六月緣何無暑，涼生雪膽冰心。

七言偈

示禪人

參禪最怕落窠臼，要解虛空翻觔斗，塵情切忌弄漚花，諸見莫教開戶牖。個中事本無難易，只為人根有鈍利，利根不肯辦真誠，返被鈍根做到底。剔起眉毛莫放閒，精神憤發透重關，若還冷坐無思箐，不墮偷心便落頑。死生豈可同兒戲，光景門頭休認是，打破重重關鎖來，方纔好喫廬陵米。

荅瓶匋聞大師

趙州曾訪寰中老，般若親提苕帚掃，八旬行腳掣顛風，缺齒逢人先咬倒。瓶匋尊宿虎跑來，眼光閃爍語轟雷，四眾叢觀如矗嶽，鷂追鶻子搏天飛。其時略露些頭角，迴帆撾鼓遊川薄，湖南寺裏大鏖兵，劈空架造珠樓閣。劫家人被賊家偷，引向潮前拍弄舟，千尺寒松擎嫩榦，笑看石壓筍斜抽。枰邊冷地敲閒著，慣打不妨薶手腳，此情說與大家知，個是沒毛蟲太惡。也不惡，苦似蜜兮甜似藥。

示萬安一居士持金剛經

持經不必較功德，千卷萬卷須自得，持經不可輕易用，福德智慧從此湧。但向心中著意參，字字皆為般若種，金剛般若丈夫心。昔日南能悟入深，覷破腳跟無所住，打開伏藏運黃金。居士善根原自厚，篤信斯經樂持受，天龍八部護琅函。四八何妨在經首，三十二分強安名，就裏掀翻最上乘。至理不留元字腳，虛空縛殺爛麻繩，然燈記莂釋迦尊，早是空花落眼痕。空色兩重關擊碎，大家扶起破沙盆。

題夢澤居士畫牛圖

牧童慣識牛兒性，澗飲山奔恣所之，只在索頭收放力，綠楊陰下醉如癡。山月炤，松風吹，此際人牛兩不知，隨分納些真個好，為山老子得便宜。

長樂陳覺非居士書法華經跋之以偈

三周九喻妙蓮華，權實雙彰法界家，秖貴心中開寶所，無煩門外覓牛車。何人鑿井方求水，窮子歸家喜見爺，今日覺非非已覺，筆端花發自靈芽。

贈百拙關主

真關巨闢啟重玄，海印空澄鏡百川，好拼青苔生我舌，從他黃口說雛禪。水晶珠瑩和盤轉，霜劍鋒寒出匣便，奪得輪王真子印，耆迴方許話頭圓。

與樊憲副紫蓋居士

木蛇解握便忘言，撞著疏山笑拍肩，不向瞿曇輸落後，卻嘲靈運枉爭先。月華冷照霓裳舞，石女新梳鴉鬢妍，選佛場中穿下過，風光隨地是家園。

與樊伯括文學

說癡即慧兩無根，妙在隨緣返本源，風自吹開紅日路，雲如點破碧天痕。五湖不礙扁舟泛，一口誰將萬象吞，家有龐公為聖父，團欒都是好兒孫。

與三山陳參軍

一道靈然性本光，上根人自肯擔當，入門果見羹墻面，出水方知菡萏香。心地融通誰不佛，津梁隨處豈須航，雖於富貴場中走，觸目無非是故鄉。

寄徐太玉太史

格外深譚喜有君，相看劣崩海峰雲，偶然擊竹原無悟，大率拈花豈屬文。珠在盤中光自轉，劍揮空裏跡何分，錢塘江上潮聲急，知我方知我不聞。

贈馬半邡居士

非物非心亦非佛，澄然如水無筋骨，打破雲門膠腦盆，翻身攪動蒼龍窟，笑看一馬生三寅，下載清風隨剪拂。

雪關雜詠八首

虛空偪塞是吾關，不與乾坤共兩間，劈破須彌擎露柱，統開法界入灣環。摩尼殿角龍藏影，菡萏花中佛破顏，卻憶當年天目老，高風絕世邈難扳。

儼坐如山獨峙高，大千廝結兩眉毛，娑婆布滿千花座，華藏虛遊百寶刀。香霧夜分微欲線，琴聲風細急如濤，道人此境常時別，九月花開絳樹桃。

真心寂爾自形忘，涉入洪波不似狂，語共趙州呈漆器，默如毘耶顫空床。霞籠仙掌盤承露，月遶天池鏡放光，且喜重重關鑰破，幾多旅泊盡還鄉。

岐路忘羊覓轉多，多岐與我不偏頗，騎歸遶寺生獰虎，喚出離瓶養熟鵝。坐得蓮臺非是佛，奪他拄杖自成魔，如今笑殺溈山老，水牯投胎沒奈何。

不逐閒情起愛憎，也無佛法繼南能，春來楊柳枝枝月，臘後梅花樹樹冰。熨斗煎茶殊有味，缽盂安柄太勞形，趙州嬾下禪床揖，冷眼看他岐路僧。

倒騎黃犢上青皋，踏折山腰舊石橋，平地雪抽三尺筍，南山雲覆半簷茅。懸崖截斷人難度，碧落衝開鳥獨驕，渺渺一江煙水闊，是誰隔岸手相招。

百堵周墻竹一叢，香爐木榻對禪翁，鷓鴣夜宿花間雨，燕子朝翻簾外風。住世渾疑遊夢裏，忘情何必隱塘東，潯陽江上潮聲急，近日麻姑書信通。

幾多花鳥幾陰晴，春樹春山映月明，黑漆關頭如未透，迷雲眼裏自添盲。清風倒跨鵬程遠，千里橫奔駿力能，要解出廛行舊路，也須毛骨一齊生。

關中呈方丈

爆地忽雷驚白晝，誰家黑狗尿青天，夜深彌勒穿廛過，手把袈裟笑掣顛。

示悅眾琮友

參禪心似離弦箭，一鏃三關直要穿，狹路逢人渾不顧，等閒拈出火中蓮。

示無知禪人

我號無知君有知，有無那個得便宜？果然妙極無知處，狹路逢渠笑雪眉。

示智實禪人

家破人亡不挂絲，迸開衣縫露明珠，追風良 馬行千里，笑看收鞭卻是誰。

與文學沈澤民居士

胸吞雲夢未為奇，撞倒須彌更與搥，傾峽不存元字腳，曹娥江上好題詩。

與文學鄒孝直居士

吹律易回寒谷煖，騎驢難覓雪中詩，生涯一段憑何得，搔癢從來只自知。

與文學洪原明居士

千金聲價購雞林，爭肯輕拋衣裏珍，悟到至文無隻字，笑從人乞頂門針。

與太學龔華茂居士

格外求人不論文，才華如驥出空群，贈君一管無毫筆，書破羊欣白練裙。

與文學周元湛居士

重門深入好旋身，盤踞千峰線路親，指顧風雷皆我物，乾坤獨住不容鄰。

與嘉興朱寶臺居士

名場已放閒拘束，此事如今可著鞭，點得鐵成金汁後，拈來瓦子當珠圓。

與藍郡董寅谷居士

丈夫別有千秋業，此個根基不等閒，鐵壁銀山挨得入，與君彈指笑開關。

與文學董爾基居士

入道還須心似銕，急追本有莫忘疲，一迴揣出虛空骨，把斷關津更是誰。

仁和宋喜公邑侯有興復智果之意以偈寄之

坡仙夢繞湖山勝，不忍參寥地劫灰，茂宰風流今接踵，俸金傾出布香臺。

似詹中五居士

一線通天別有門，橫奔直走任掀翻，個中不立閒窠臼，隨處方圓達本源。

答大宗伯董玄宰居士

大地紅塵撲地飛，隨流須得截流機，笑穿軒冕場中過，抖擻千年火浣衣。

答蘭溪令吳雪崖居士

蓮花偏愛泥中出，可是居官不染心，筆底棒頭開活眼，放光何必在祇林。

與參戎徐巨升居士

道人繕守此心城，魚麗縱橫練法兵，一片雄心收得盡，霜鋒冷焰世清平。

與文學沈吉人居士

一迴談唾便開顏，不為閒情數入山，此道如人登絕頂，莫教中路畏巉岏。

與蓮居新伊法師

曾與章安為弟子，義通性相貫千花，良 遂敲門心忽肯，始知禪講不分家。

與密印禪友

兩度相逢鬢更蒼，浮圖幾處盡恢張，何如壁立千峰頂，嘯月眠雲石作床。

與鄭是則居士

靈根本是祇林樹，直待參天始見高，好向蒲團開隻眼，溪山春色滿雲袍。

與鄭爾周居士

一門深入自忘緣，萬仞峰頭片 月圓，打個翻空觔斗下，珠簾倒卷看青天。

與鄭妥尹居士

纔涉思量便落窩，心如墻壁絕捫摩，神龍攪動香河水，真個無風起白波。

與鄭立生居士

萬境虛閒不繫心，入門轉見此中深，靈樞撥動真關捩，透脫無非自在人。

示銕幢禪人

銕脊撐天即此幢，波旬一見倒戈降，偏方正位都經過，八面玲瓏笑掩窗。

示亦非禪人

心佛亦非非亦非，無思靈燄發千機，魔旗祖幟都揮下，始信如今戰勝肥。

與蔡光祿密汝居士

密在汝邊親切句，分明漩澓合曹溪，千枝萬派歸源後，擲卻溫郎照怪[尸@坐] 。

與余未也居士

孰云未也入無門，不道圓通屬耳根，春到桃源花發處，乾坤原是我家園 。

寄陳旻昭居士

窮經謾道志相違，無地容錐尚有依，盡力打翻窠臼去，旋風妙翅九天歸。

示遺聞上人

脫去廉纖道眼開，火中拈出片冰來，盤旋妙翅乘風力，擘海曾吞龍子回。

雪中作

雪作箋兮冰作句，不須呵凍筆為奇，銀花玉樹紛開遍，猶待長空迸赫曦。
眼底清光銀世界，一聲裂帛響空飛，何人放出琱籠鶴，轉引天鵬萬里歸。
冰山雪洞都推倒，立盡孤雲道眼高，明月蘆花猶不似，靈雲錯認是夭桃。
色映梅花不帶塵，冰條別種一枝春，誰同仰嶠看師子，除是能過此色人。

示空諸禪人

身心無處好參尋，習氣銷融礦即金，兩朵眉毛如劍刃，不妨隨地振叢林。

與劉和鶴居士

十年釣盡寒潭月，海晏波澄絕照時，今日金鱗休滯水，衝開銕網浪頭飛。

示心地禪人

莫謂即心云是佛，從來淨地卻難忘，直須透出威音外，翻轉虛空作戲場。

山居

幾樹膚紅山果熟，一條白練瀑泉飛，道人不到忘心境，遏捺如何息得機。
空谷足音聞欲喜，靜中思動反添塵，縱然千指常圍繞，元是孤村一個人。
剩栽多福門前竹，笑指南泉夢裏花，不了目前差別事，果然惑障若塵沙。
几靜窗虛蕉映綠，幽然清磬出林皋，攤經謾道圖遮眼，屋裏何妨走一遭。
竹篾三條束肚皮，此情惟有藥山知，馬師拋出閒裩繢，也是憐兒醜露時。

雪關和尚語錄卷五

侍者傳善輯

書

答司理黃海岸居士

三家村裏唱幾句蠻歌野曲，若推向十字街頭，便露出杜撰手腳。此行為雲棲掃塔實副本懷，他則非杖笠所之。舟次捧翰貺，知大居士一片婆心，原欲接壽昌，此脈洞水逆流，第年來羸病愈侵應酬不及。虎林高衲如雲、名公盛集，向上機籌大有人東提西唱，似不必駢拇漢更出標指可也，幸為曲施權巧轉機善辭。或圖共酌名泉，借軒帷入山罄數日之談，此為鄙望，餘容面對光風極領欬唾，他不贅。

答虎跑慧公(啟)

名山華剎從來哮吼，有人子唱父歌，相傳節拍能和，久聆道譽，千指樂從，欲溯玄風。孤策懸望虎跑泉而湧醴，思共酌於椰瓢，師絕響以續筋，媿難賡于雪曲。倘繞匝寰師之塔，或得隨諗老之笻，先指五雲，繼遊奧域。清香苦茗，不妨與諸禪德劇譚；高座白椎，原自有一方耆碩。實冀垂慈高鑒，俯遂出山本懷。憑楮遙辭，臨風布謝。

復妙行眾檀護

雲棲杖笠，未遊虎跑，催符便至。流連匝月，欲返故山，忽承眾居士瑤函下，及珍幣殷勤，意在鼎新妙行，恢復喻大師奇功偉跡。慚薄德眇，躬難肩重任，況萍光梗景，未必穩棲，地當佛奧祖區，僧多玄梁法棟，倘容偷嬾，別請高閒。萬不蒙允，當借居停數日，藉廣道緣，或得與諸公拈皮論髓，遠追少室家風；指扇索犀，重翻鹽官舊案，此亦鄙願所欣愜也。造次布復，百謝高情。

復吳江眾居士(啟)

赤腳踏寒冰，六月涼生火宅；白雲封碧嶂，一聲鴈過茅堂，正枯坐以無聊，驚華牋而忽賁。雙徑歷來法窟，真師子吼時時響振霜林；

一國尊稱聖師，大龍王池滾滾祥開月殿，千有餘年勝概作興，必藉名賢，八十七人傳燈承接；還須郢匠，凌霄峰畔應讖有人。興聖堂前登座已久，在群公協其聲調，不難賡雪曲之歌。聽下衲別有機緣，當展拜祖庭之側，所望眾居士深追遠到踐實履真，入門便是，春風吹不動之軒；登岸非遙，野渡橫無人之棹，俱作截流香象，遍為護法，長城握塵，何期焚香致謝。

復太宰李西有居士

隔秋慈遍禪人歸接翰貺，因兵火震鄰、饑荒接壤，往來衲子不便，所以難致郵也。大居士淨性調直，足下無私，此便是端居大光明藏，想日用事，善自偶諧，自不違時失候，其他多三昧雖差別各殊，昔人謂得用隨宜即便休，若更不斷絲頭，終被人哄入行舖搬骨董。不了公原曉人，野衲何敢瀆語，聊藉以布候興居，亦見丘壑人嚮往切切也。

復錢坤誠居士

讀社告信居士荷鷲峰之囑累、樹毘耶之燈幢，開六堂轉大法輪，先戒如築墠，弘教如庀材，祖燈如堂皇，衛生如漿脯，懺摩如浣濯，淨業如床蓐，譬善治生者，缺一事則用不彀。駢眾美而屋，乃潤此雜花之所，圓演永明之所統歸，居士從原疏派接樹遮陰，則是搆深得雲棲家法，然須擇行解兼備，始能典其事。以執耳之人，非止匡輔大教，亦乃裨贊王化，恐時師僻習，安足以振閎大之舉？然雖如是，設有個一不立、六不收底來問居士入社，未審安置他在那個堂好？想眼具緇素勘辨龍蛇，一點瞞公不得。但不知誰是其人？幸有以報我。

與相國錢機山居士

台車一顧，清譚半日，雖華嚴之機緣，鄭公頓契；黃檗之旨趣，裴相知歸，較大居士此晷風光似亦不減。功名富貴是順緣，公也盡嘗滋味，憂畏患難是逆境，公也無不經歷，此際肯一齊看破，頓然放下提起者著做去，譬剝芭蕉，心自露也。況是品地完全、真醇合道，果體究緊，切無斯須放空處。昨云將謂遠，原來近，卻被道著矣。然可作悟讖，猛著精彩，佇聽捷音。冗筆不莊。

與太史徐太玉居士

五雲枉顧，又得一宿深譚，較鼓嶠更有風光，別後想正眼頓開、惑路辨清，其工夫可直捷而入，想不靠倒壁觀老子不休也。在虎跑，日與衲子切蹉陶汰，如颶毋風消、鯨波勢息，惟有下萬丈深潭探取驪頷似難其人耳。且別選一室，顏曰炊香閣，更與居士中有血性者痛加鉗鎚，覺近日許多口頭禪一齊捉敗，後來緇白如雲，使宗門不亂，旗鼓標幟有在世，亦佛法之幸，獨不能時與大居士握塵憑陵論向上事為快意，然亦打鼓相賀等候多時，公當猛省一決可也。

與杭州郡牧岳衡山居士

到武林即遊春風化日中，況虎跑坐具地得借榻安禪，無非覆載之力屢承台顧到一次如添一重法塹，惟有瓣香遙祝太尊翁松喬永筭，大居士霖雨普天，此為報謝微念。然法喜唱酬，其一腔屬望之情，還須上上根人當機領荷，想大居士以公庭為佛事，撫字如度生，躬踐實政德感人天，肯參此末後句，如壯夫伸臂，似不難其力耳。禪期將畢，迴策及時，第不克摳趨，一握塵譚而別，悵慕何如。

與寧波郡牧許雲賓居士

大居士能於朱紱場中作善知識，寬平為政便是福星，清耿居官堪行佛事，但願就路還鄉，二六時中緊把繩頭，看個主人公落處，忽然雲開日出、雨過山青，便好撫掌大笑，趙悅道聞雷聲，真個撞采耳，卒然一晤，千載成緣，因風裁謝，猶憶奇逢。

復海寧董治聲文學

文章如做繭，脫此軟殼須有異人，不然裹卻一生，只成學問邊事。居士偉哲非常，能儒佛兩辦則出人頭地遠矣。昨對塵次偶及不肯，非斷斷要人如此，以輓近師資弄成套索，學者多愛人肯、怕人不肯，即師家亦喜人順、不喜人觸。審如此，則擇法眼了無足憑。若真是個銕橛漢子，他自知分曉，肯與不肯是兩頭話，坐斷雙關別尋活路，直得千機頓發，一事無干。若到此個地位，決不比山蠻杜拗，任天下老宿肯亦得、不肯亦得、肯不肯亦得。果能裂破老僧圈裷，跳出亦好、不跳出亦好、跳出不跳出亦不必問人，只消自家斷案可也。

復相國錢機山居士

止懷仰間忽翰教下及，且云此中蹙然如有所動。此便是靈機發樞、神光透露，若盡情打動一番，如六返震搖將無始窠臼徹底掀翻，然後風清海晏、寂然不動，則向上路譬輕車駕熟，原是舊家茶飯，此個大安樂大自在法門，公已現成受用之矣。第在入路稍艱，不敢不為先道破，捧佳箑讀之，皆是入門語脈，竿頭進步更有好音。布袍之贈，尤感道念深厚，草率布謝，仍佇來儀。

答文學詹中五居士

禪淨何岐？人心自別。但請一門深入，徹旨後則融合兩字亦多矣。居士既皆請益互相參叩，知識原無二心，口光殊有多色，其垂手或稍差異，到家時一齊併卻。若存些子人法不忘，是腳跟紅線未斷，被人牽掣不能自繇自在耳。居士豈甘如是哉？想亦甄別之當然也。

與太史錢瑞星居士

昔人問老宿：如何是言說法身？荅：斷頭船子下楊州。近日公從廣陵回，還薦得此意否？若於斯領略，雖在途中不離家舍；於此未會，雖居家舍常住途中。大居士若道我已坐斷兩頭、別行一路，則野衲所借拄杖早賜封還可也。一笑鄭潛老，經天緯地之才、殺佛活祖之手，惜不及面譚，盡情捉下。有復箚，敢望轉致，以報道懷。

復鄭兵憲潛菴居士

錢太史歸，接手教并佳刻讀之，如見華嚴地位中人，不特於佛法具有深心，信入圓位，至於治世安民，能為全城保障碩畫奇筭曲盡機宜，真是抹焚拯溺好手，現菩薩宰官身說法者，世不多覯也。又見居士素以本地風光參研極則，故垂問處貴尋主人翁落處不肯放過，此又何等喫緊著鞭。如所謂斬外寇必先斬內賊，誠為高見，第此事如握利劍相似，要殺得天下人須殺卻自己，殺得自己纔能殺卻天下人，若是情根欲境，猶易掃開；理路解會，倒絆腳跟。大段要從己躬下極其襍剝工夫，方堪入作，不然毫髮滲漏過於蠱毒。昔人言：過此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政謂情見兩途俱要拈卻，然後撥轉向上關捩，千自繇、百自在，雖有習氣千般、業識紛飛，到此際如野燒回青、紅爐點雪，不妨道個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亦風流。居士若具透關眼，自不疑野衲舌頭一片婆心，拖帶泥水以報問法，遠誠未必無少補也。

與天台邑侯彭赤霞居士

龐居士問馬大師:「 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云:「 待我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此老費盡一生氣力，到者裏卸角馱、收籠頭。較馬師道:「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卻又別是一段風光。一人破家蕩產，一人立業興家，兩個共鼻竅出氣，不識居士於此古錐舌路，還一齊截斷否耶？想日親簿書翻著自家公案，放渠熱棒，不啻徑山竹篦；決牘如流，總是大用現前。葛洪有言:「 若不是腳跟線斷，也難得個自繇。」敢問公還是自繇耶？繇人也？簡點得出，不亦少分相應矣。

與兵曹徐獨往居士

喫人殘唾是近來禪者無化腐手段，若單愛自家杜撰，亦是聰明好辯所受病處。石頭老人道:「 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此千古明眼證據。今師家無此法馬，故衡物失準。第灸必著穴、斧不留痕，此了手人善高鑒處，若恣性奇譚，不以平心較論，恐螳螂捕蟬，莫知黃雀在後。古人簡點抑揚，都與人做個手眼，所以賞罰分明；不似今人一棒打殺，都無救活手段。妙在殺得人、活得人，臨機應變，與奪隨宜。公於此覷透，則如所駁者，政所謂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誰能逃乎秦王鏡晶晶然照見肝膽耶？居士知我不諱頗似真切，藉以為格外神交，亦不孤虎跑相見一迴，此而布候殊無他語，亦欲訊公近日行履也。

復兵憲董寅谷學憲張二無兩居士

世界當缺減之劫，旄頭驕殺運之秋，不有治世菩薩保障東南，則流寇所垂涎處，不幾墟而無完郛矣。想貴鄉有兩居士，如紫芝黃雲之氣罩映江左，而一帶安堵皆福星所茁。屢承手詔，竊慕道風，豈止作天際真人想，實以華嚴上士多寄跡于塵寰之中，游戲閻浮而作佛事。愧癡蠅蘸唾莫可飛舉，非特緣之絆人，亦笑自絆其緣耳。公等根力擎天、象龍高步，肯一念回光，便仝本得。來問不獨敲鐘送響，亦善動絃別曲，聊因裁荅，冀有賞音。此中湖山多勝，足稱高游，倘秋涼放棹，得對毘耶老子談向上搥開不二門，慶快何可喻也。便鴻布謝，益溯光風。

復蘭溪邑侯吳公良居士

大雲一席之譚，世外奇觀，再想過華封聽絃誦重譚末句，忽飛翰至，如快睹光霽，昔人謂作縣如製錦，此居士事也，野衲屢住破院、似補鶉衣，此可見多生植本輸公一籌。第錦裁必須刀尺，衣補全在針線，若謂刀尺不假針線，還無綿密功夫；針線不從刀尺，終乏裁剪功能。然則公庭皆是佛事，叢林亦猶政務，等與世造福耳。現宰官身與現比丘身雖不同，其親踐實履似不可隔一絲毫。忝與居士俱游博山之門，同氣相求，惟此一著。先師座下一真實居士，端有望于公捧來教甚愜鄙意也。木佛天然，恰似渡江影子，但恐丹霞見而惡作，有些救他不得，奈何。

與鞠巖長居士

禪客雖多掠虛之病，淨土亦有靠實之過，二法融通纔好趨向上一路，可無滯隅擔版之誚也。法丁諍劫魔幟高張，故先大師與聞老宿，皆救弊因時，乃有度幾個老實禪人念佛之語，若一向安椿鑿孔、換局更籌，不若度幾個老實念佛人參禪，亦不無其人，大都工夫做到家。一任亂翻筋斗，倒拔釘楔，禪也料掉沒交涉，淨也料掉沒交涉，和沒交涉也料而掉之，便知得楊侍郎次公無一可取、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又云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公既承兩知識婆舌開導，必深有所得；來翰恐是試水探竿，茲不得已聊為葛藤一上。若要徹見念佛是誰，除是眼前空俗物、腳底露莖毛，自然補碎成片 也。

復兵憲樊紫蓋居士

眾生業輪不息，世界魔運愈開，流賊好殺人如犬，[(雪- 雨) / (矢* (十-丨 +几))] 無日不動刀俎。梅長公書來卻怪佛菩薩不救。山僧道: 庖丁揮刃時，公何不即刻敕而放之耶？信稱安土穀忽價湧數倍，八十翁從不聞此玉粒之貴，餓殍相枕，真一時奇災也。然閩浙皆然，似補烽壘不及之慘。公卜鄰葛水，初謂兵可避，而不知災不可避。群蠆肆忿，不過趁隊蜂起，忘乎有手者能撲殺之。譬貧兒學偷，大段饑寒所逼耳。居士心天仁愛、視民如子，且以佛法觀，則冤親皆可度，無一人不在光風化日中。倘未結案，幸再寬開一面網。禪道無他，妙在心能轉業，則就此際，望公入慈心三昧，大行權巧斡旋一番，不報無戇之施；此後扳臥轅前，感泣遮留，何更有跋扈者哉！前居士有持戒念頭，此亦學佛者喫緊一著，更有修懺摩以浣衹，則宿孽可清，俱成最上勝因，想大智慧人知鄙說若合券耳。

答鄒孟陽居士

此事繇起疑而入悟，如因行路而到家，直須就一疑打透，則千疑萬疑一齊貫徹；以疑情膚淺，罕見有徹骨徹髓之人。譬閱《 壇經》者，各各自謂領解，殊不知斜睇摩尼偏執一色，故嵩明教老人向空劃界、割水分痕，卻道個「 天機深者得其深，天機淺者得其淺。」正使競斟海量、納異牛涔，可見鐔津之水始與曹溪埒派耳。余承諸公招主虎跑，因為衲子四八入室，拈三問勘驗，其一問: 鍼芥不入時如何？二問: 得坐披衣自解作活，如何是作活底人？三問: 把定乾坤具甚麼眼？若向第一問答得親切，則入頭清楚；第二問答得相應，則淆訛徹旨；第三問答得諦當，則入彀無疑。孟陽居士飽參此事，選佛可期，因出紙索語，聊為施是法餌，以鉤到不疑之地。果到此際，拙札付丙丁童子可也。

答聞子將居士

學此道最先發心時，要一味真實，則中間工夫所到，如一氣呵成。大段發心真實，則所信亦無不真實；信既真實，則所疑亦無不真實；疑既真實，則所悟亦無不真實；悟既真實，則所用亦無不真實。其所以不得真實者，逆料渠最初發心時，多是人品掠虛，則入路不真；業惑深錮，則所信不真；揣度浮想，則所疑不真；暗中摸索，則所見不真；鹵莽施為，則所用不真。此宗門喚作孟浪漢，即先聖亦痛為此輩嚴設藩籬，不許混亂闖入，故付授之初，必先選其根品。譬有嘉穀，宜蒔良 田；譬若製琴，貴選焦桐；譬貯師乳，須得寶瓶；瓶不真則師乳迸，桐不清則琴聲亡，田不良 則嘉苗瘁。所以古德道:「 遇人則途中授與，不遇則世諦流布。」又曰:「 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古德所謂遇人者，即真實發心人也。略舉一二與居士做個樣子。昔大梅問馬祖即心是佛，他便信得及。後來住山三十年，腳跟穩當，馬大師亦惑他不動。居士要問，如何是真實信？此可做個樣子。靈雲道:「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此便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子；雖玄沙惡辣，亦攔當不得。居士要問如何是真實疑，此可做個樣子。進山主道:「 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居士要問如何是真實見，此偈可做個樣子。真淨老人頌華嚴四法界云:「 事事無礙，縱橫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房，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居士要問如何是真實用，此頌可做個樣子。若疑今人真實做處無可憑據，然則大梅常、靈雲勤、龍濟進、真淨文此數老，皆是發心極真、信得極切、

疑得極到、用得極熟，如生米做成熟飯、鈍鐵打成快斧，足可為千古標格也。太都真實兩字，便是當人本心；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是直指各人實際風光。秀師亦云:「 直心真實，菩提道場。」以世風下衰、情根囂偽、器乏醇正、解多穿鑿，既不能具斬釘截鐵之手，未免多倚墻靠壁之見。如來問中切中流弊，亦自料簡分明，則知居士信不泛常，疑必結案，見須審擇，用不浪施，肯細將三祖《 信心銘》 、永嘉《 證道歌》 ，時置座右，深繹久味，領略全旨，一番胸次更不存個元字腳，當自豁然了然，洞如千日矣。

短疏

化修造

穿鑿不相關物外煙霞，贏得一身瀟灑；莊嚴非有礙空中樓閣，果然八面玲瓏。龍池與鳳嶺爭奇，為祖師漏洩西來大意；佛殿共三門論議，笑維摩空譚不二法門。山僧隻手欲成功，蓋為扶他五葉居士萬緣都捨盡也。須乞我一文，向百艸頭邊鋤破白雲；無非開場選佛，就三條椽下抉開金鎖。秖要立地逢人。咦！銕杵成針無別道，木人敲斧不須猜，黃金伏藏都傾出，自有摩尼特地來。

化油燈

道非明暗，僧堂前日照三更；夜有短長，佛殿裏光吞一點。爍破青山萬朵，那知紙撚無油；點開大地群盲，誰道寒灰沒燄。覓火直須深撥，投明不假夜行。拶破碧琉璃，焜煌乎千門同炤；揭開多寶藏，交羅也萬象聯輝。果能油貴添燈，滴滴具百千日月；管取性天揭曉，人人有萬丈毫光。何以故？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化鐘釜

敲月鳴風，到處鐘須耳聽；烹山煮海，緜來鍋有人燒。莫問鐵和銅，每日鍵鎚無不響；但添水與火，三餐茶飯自然香。雖云: 物乃家常，何煩檀越！大抵器須冶造，必假爐鎚功。倘遂于鼎，成福定隨乎響應。變生為熟，豈沒個知味裏之玄；輕擊遠聞，定有人會聲前之句，虛心一扣，垂手全提。

祭文

雲棲掃塔

維崇禎九年歲次丙子，正月望越二十六日，博山法孫某，謹以瓣香素供，致奠于　雲棲堂上先師太蓮池大和尚之靈塔前，而言曰：於戲！遊雲棲之門，莫能知其向背；窺雲棲之奥末，由辨其中邊。不肖自壬子之秋從先師來禮足時，側聆震吼，狀洪音之發虡鐘；竊被慈恩，勝枯荄之遇膏沐。繼而閱師太諸所著述，如大官賜膳、醫王施匕，恍令病骨頓蘇、直教空腹欲果。味疏鈔則蓮胎有種，纔念佛而佛成；披發隱而法鎧嚴身，不摧魔而魔服。全開寶庫，賑乏靡虛；濬決香河，流潤不竭。踞一乘而闢無量乘義，珠網交輝；然一燈而朗百千燈光，暗室齊照。旁敲曲唱，禪靡專譚；善誘廣苞，土皆圓淨。續蓮宗而宛瞻廬阜，移祖庭而不在少林。智齊極果，儼然古佛再來；風肅前規，一仍百丈舊貫。誠末代法施之主，無聾聵而不開；隻千古未有之師，垂龜鏡而永賴。嗚呼！道山峻極，妙高慚其嵯峨；梁木傾崩，法門孰為砥柱？繩繩到我，落落匪材，媿為腳下兒孫，無由述其祖德。不成供養，聊表孝思。春深花塢，唯聞啼鳥幾聲；月照蘿龕，猶睹慈光三昧。太虛莫繪，讚歎奚為？杯茗既陳，音容如在。知弗嫌于一滴，欣來鑑于微誠。尚饗！

祭博山先師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九月丁丑朔越十有八日甲午，合山弟子某等，謹以瓣香素供，致奠於　博山堂上示寂先師大和尚猊座前，而言曰：於戲！我　先大和尚，包虛空以為量、遍法界以為身，掣華亭浪裏之金鱗、奪壽昌手中之玉尺，超今邁古，祖庭之燄重輝；迥地遮天，大樹之蔭廣茫。握群宗之綱領，魔外鋒摧；踏千聖之頂[寧*頁]，辨才瓶瀉。空花影裏何妨撒卻戲臺，生死場中一任打翻筋斗。哀號失怙，大似地裂天崩；戀慕啣哀，宛如考喪妣逝。洪鐘莫扣，繞獅座而寂爾無聞；法幢既傾，瞻鷲峰而儼然未散。杯花聊奠，海嶽齊悲。嗚呼哀哉。尚饗！

又

於戲！我　先大和尚，法門砥柱、像季標幢，為當代法施之主，化門廣闢；用一味伽陀之藥，禪病皆甦。布網漫天，撈盡魚龍蝦鱉；鎔金作器，打為釵釧盤瓶。慈與威而并施，宗與教而響答。摘驪頷之明月，入水元不動波；捋虎顴之雄鬚，得子貴親入穴。圓機活眼，淆訛一串穿來；巧手妙心，應變多方不倦。糠秕猶能陶萬彙，何法非宗；欸唾足以潤群靈，有萌皆發。不肖某久淹蘧甕、濫廁罏錘，難描彷彿之真，幾費節拍之和。羽毛未備，空追妙翅搏風；牙

爪未成，謾勞獅王調弄。雖毒拳之未報，何曾放過些來；念痛棒之屢嘗，如今更思一頓。時至也，拄杖撩起便行；緣盡兮，骨董何妨撒卻。春雨淋不去，昔年之句如何；桃花綻倒枝，今日之言已驗。掣開無縫鎖，湘煙潭水總傳神；穿過涅槃堂，鶴唳猿啼皆助哭。慚愧不成供養，悲傷無限衷情。於戲哀哉。尚饗！

雪關和尚語錄卷六

侍者傳善輯

詩

五言古

彭質先廣文誕日詩以賀之

濬哲本天人，數非靈蔡卜，千歲軼莊椿，五經笥邊腹。夙慧冠詞林，挺然好堅木，漢品晉風流，文章錦繡谷。驊騮碧玉蹄，款段安能逐，手持天竺書，根利刀批竹。心潭龍未降，義藪虎先服，超出塵象表，頭上冠寧束。廣文豈為氈，中丞厭食肉，願作宰官身，因深緣自熟。栽蓮愧比匡，呼鵝應待陸，一枝優曇花，聊佐飛觴祝。駿發在茲時，鴻猷當秉軸，勿使道盟寒，靈山曾受囑。

送吉水陳青逵文學歸閱藏

世羅密如髮，眾愛織成目，既墮此中生，超然幾脫俗，非有大力人，泥深沒象足，苟無決烈志，安能翻此局？君今何高挺，靈鋒慧自夙，愛子且能捐，塵韁豈能束？千里望雲山，輕舟來何速，相送兒出家，還歸謝故屬。靜掩三間茅，閒簡千餘軸，了卻生平願，別唱無音曲。家在青原山，山光炤几牘，爛煮廬陵米，折腳鐺中熟，咬破一粒時，百味隨心欲。丈夫疾求道，抽刀剖寒竹，直下便承當，六六三十六。

與董鄖陽八際使君

涼奏比巖吹，茆堂秋欲沐，峰氣邈含陰，太灝顛何肅。似濯煩歊襟，清鏡超蒙俗，廓視寰中虛，真機朗如燭。曠古徹來今，千秋瞬不足，至今空洞懷，萬事雲流目。攖鋒截毛寒，驊騮疾驅轂，出則蟄龍飛，處則神雞木。伏御兩忘情，柴桑遂貞復。廬阜不多高，遠公道名馥。當時十八賢，氣味相渾穆。杖藜偶過橋，笑聲虎驚谷。世豈無淵明，破院慚幽獨，安得長者車，荅歌蓮社曲？擁帚每跂予，還期訪脩竹，不必論禪深，浩然公素蓄。永嘉到曹溪，何妨留一宿。

送孝廉劉和鶴居士北上

二月桃始花，策馬遊上京，春雲如送遠，春鳥如緩程。執手問行役，君去路自平，盤腹既萬卷，落紙江濤聲。十年悟一字，海岱無留情，持以獻明聖，旦夕富蒼生。固若籌閒事，君豈淹世名？心為度人楫，身作護法城。游塵滿衣帶，終返青山盟，歸來小菴樹，已匝茆檐榮。朝飯一口雪，晚壁半點燈，問荅維摩似，起坐文殊并。嗒然笑相視，不覺松風清，此意與君說，聊為薊門行。

無奇歌贈楊生

山奇峰戍削，水奇波盪折，物奇吐精華，士奇標卓越。君生負奇姿，駿采神先軼，落筆驅前茅，不逐時流轍。一出詫空群，辟易千夫傑，旗鼓目無牛，氣吐虹光燁。願言資醇平，遊奧隮堂闕，珠以蚌為衣，玉以石作穴。山川媚而輝，靈閟後乃洩，售奇豈因炫，嫉奇不為跌。欲上凌雲梯，眼空出金屑，楊雄亦有言，彫蟲非所挾。豹霧澤其毛，七日食俱輟，遊鶤息以翔，六月天風捷。虛懷己亦忘，得妙江河決。

讀寒山詩作

我愛寒山詩，不入時人調，句句洗塵情，安在事華藻。至人寧逐物，廓若飛空鳥，豈但出樊籠，兼忘脫矰繳。長眠松下石，興來欹浩浩，拊掌笑如狂，東顛復西倒。高揮石壁上，暗書木葉杪，乍看意句新，轉玩滋味好。冷眼觀戲場，熱鬧何時了？相逢拾得來，快把苕帚掃。垢面與鬈頭，不令俗子曉，恰被閭丘生，覷破神通小。至今天台山，白雲封海嶠，日日松風吹，夜夜江月照。此意人不知，對面千里邈。

贈禪者居山

山居清絕處，萬境喧囂息，此時道人心，相與同岑寂。澗水響如琴，猿嘯下石壁，風柯作梵音，巖花吐幽色。俯拾橡栗餐，問煨魁芋喫，樂此煙霞情，觸目心境即。憶昔永嘉書，左溪尚未識，君能了斯旨，動靜隨意適。

七言古

次韻寄永嘉何山人無咎

維摩昔日誰為爻，文殊普賢稱最厚，君今辨才如瀉缾，吸盡西江無出右。曾聞落筆走波濤，妙解入廛看花柳，想是雙林再出來，還疑永嘉親世久。雖然墮落此風塵，一點靈光不辜有，翻笑龐公兒女癡，說甚無生話太醜。年來金屑眼中空，惟餘奪命符懸肘，江南俊彥足如雲，幾個藏身依北斗。潘鬢程虎擅芳聲，播弄精魂入詩酒，近從寶婺識王即，風流藉甚都人口。八悲曾爾譽雞林，一覽便能識蘧臼，豈因造物妒人奇，無耐生機賊其肘。去年健足走如飛，今朝杖子不離手，盤跚強賦出無車，牢落誰憐衣短後。相逢知己話寒燈，不覺精神俱抖擻，豈無愛客孟嘗君，彈鋏何堪迫衰朽。茂陵作賦氣凌雲，病渴多因憐少婦，丈夫筋骨可撐天，到底情關誰自剖。還如老象沒泥中，盡其神力難奔蹂，讀君臨別贈千言，彼岸相呼疾回首。靈苗不必待新栽，般若何須探二酉，心如湛水生蓮花，觸處欣逢無量壽。當時彭澤素心人，亦厭浮名等芻狗，東林往事成空譚，未若參禪貴知有。我欲來看雁蕩山，相期不必裹糧糗，問疾拋開不二門，拈花同禮靈山叟。

武昌寒谿寺乃遠法師道場，時孟玄旨孝廉得一大士像，從野老茆檐灰燼中出，非金石土木之所成，容儀殊特，觀者嘆異，因賦此志之。

江面數峰凝紫翠，榜人遙指寒谿寺，隔岸蒼煙抹麗譙，黃州百雉明秋幟。落日林端逗磬聲，入門想見古風清，山川遺墠思高躅，道價嶙峋豈浪稱。昔聞靈姿躍魚網，今復茆楹騰瑞像，非關鑪冶與埏埴，分明妙相呈灰壤。光儀閃爍非金銀，範手琱工枉用神，大士標奇真叵測，物無虛應示當人。君不見，陶公侃，文殊捧足雙舒掌，江漢重逢孟孝廉，寶珞親瞻事非兩。夙緣何幸對披襟，揮麈憑陵吐妙音，問我洛伽何處是，楚天鴈叫碧雲深。

雪關歌

天地一蘧廬，古今誰搆始，而我揜斯關，安居毛孔裏。毛孔不窄關不寬，金烏玉兔時往還，照見幻棲關裏事，玲瓏八面渾無阻。坐聽流泉松下鳴，倒看雲影峰頭露，青天放眼瞠不睹，石人欬唾生風雨。有時藏身沒蹤跡，檻外璚枝分野色，有時沒跡莫藏身，釣盡寒潭躍浪鯨。此關何為雪呼六，六月紅鑪飛霰撲。我關不記

春與秋，花開葉落山常幽。我關不占天和地，一段光明覆無際。我關非內亦非外，扁舟蕩漾遊滄海。我關非動亦非靜，旋嵐偃嶽心恒定。萬象為關關萬象，空合空兮聯帝網，卑而不下高不危，疏而不漏暗復朗。誰謂此關小，圓合太虛無欠少。誰謂此關大，只在一塵含法界。法界所有關中聚，笑擲大千為戲具，法界無物關中空，放開捏聚如游龍。龍飛虎步恣騰踏，板橋忽動霜蹄滑，劈破雲門一字關，剔起眉毛還險煞。有問關中主若何，指頭無縫全機活。

破院歌

破落僧，住破院，破破落落無藏閃，十方通洞沒遮攔，玲瓏一座空王殿。晝無香，夜無燈，風過時驚壁倒聲，法堂幾丈生荒艸，佛面飛埃堆滿層。樹為龕，苔作簟，一餐脫粟千家膳，竹筧泉分花塢來，石頭敲火烹茶便，客到稀僧過少寡。逢迎兮，罕談笑，扶罷犁兒拴卻牛，攀崖獨坐看雲鳥。猿窺廚，鹿飲澗，相近相親如作伴，長打門前之遶行，知予胸次無涯岸。松何蒼，峰何秀，石壁潺潺下飛溜，身在千巖萬壑中，道人行履君知否。放情懷，縱瀟灑，山靈供軸天生畫，熱鬧門庭讓別家，煙霞嘯傲過王伯。呵呵呵，煞顛倒，說甚禪機譚甚道，順情逆境兩重關，幾個不隨分醜好。休掃聖，莫輕凡，罷論前三與後三，索價撩天誇至寶，爭如伸腳放癡憨。虎踞前，豹哮後，見我耽如垂耳狗，生平毒惡不關懷，摧化獰心如拉朽。浪擔憂，空過慮，恐怖之中觀自在，自家佛殿好莊嚴，依報缺些也無礙。嫌淡薄，愛溫飽，此等何由知道妙，一生橡栗著荷衣，千古高標人莫造。從荒涼，任倒壞，破而不破真如界，彈指輕開樓閣門，捉敗明州憨布袋。老楊岐，古神鼎，藜床積雪那伽定，更有栽田博飯翁，令人想像偏饒興。破落僧，住破院，意趣幽深人不見，流俗阿師未必同，縱居華藏生忻厭。

如意泉歌(有引)

瀛山從太甲分枝，有雙澗夾流在左右兩翼峰之外，去寺稍遠。寺有井暨五池，時秋亢無以汲，予因攜笻入塢之東，覓得一泉從石竇間迸出，味極甘冽，可供數千指，因作歌以志喜，且呼為如意泉，蓋予手持一鐵如意，撥開泉眼，水即應指而出，故命名云。山色巃嵸何秀拔，疑是鷲峰分太甲，如幢似蓋湧神囂，翠積樓臺霞欲潑。中藏乳竇秘寒湫，未濫觴時似截流，我來匡徒食指眾，

秋深井沼竭難求。稽首雜華香水海，娑竭遙分脈非外，手攜如意踏林皋，所控必無爽諸丐。俄聞好鳥樹頭鳴，樹下幽崖小鹿行，俯視艸深淤濕處，聲生齅沸耳邊清。呼童荷钁開泥面，石罅纔疏珠急濺，喜將柄鐵發其淙，迸破源頭那一線。柔光湛碧注琉璃，煮出甌花暈綠脂，忽陣春風傳磬響，佛前先供滿瑤卮。笑呼同侶斟還坐，知味其中能幾個，三喚無煩老趙州，肯與茶仙較清課。此泉未出山之垠，澄不停兮攪不渾，此泉崩流通浩瀚，綆莫汲兮竿莫探。要知滴水廣含藏，萬派千枝同一貫，更有神龍深處蟠，酬經變化雨潭潭，軍持直透金輪際，倒汲滄波徹底乾。

題白毫菴偈後

虛堂冥坐清無事，開緘遠承瑤帙寄，新詩百首手自書，錐沙截鐵饒風致。詞家三昧屬何人，公於翰墨聊游戲，一毫端上現神通，筆箚大小神全備。夭矯香海出遊龍，揮霍長風摶妙翅，誰謂筆腕疲精思，恰似希夷偷打睡。字學無心詩偶工，個中活計難思議，山中多少縛茅僧，輸與白毫菴主意。無門鎖子縫輕開，沒底船兒篙慣刺，逢人借問綠葡桃，滿盤拓出鮮紅荔。讀公詩無義味，空空洞洞欺邊笥，舌頭元是肉生成，揮灑千篇無一字。

五言排律

讀曹能始觀察遊福廬山記，知為海上名山，其寺乃相國葉公道場，時雲會上人來索予詩，因賦此以當臥遊。

閬風多玉削，海上近移來，壁罅天門陡，峰腰佛殿開。濤奔千澗雪，樹抱七層臺，蜃氣飄空散，鯨波盪日迴。異香傳洞口，幽境逼天台，石盡玲瓏態，亭多曲折隈。浮圖懸讖許，紫閣再來裴，香火地偏勝，金湯劫不灰。臥遊如歷掌，枚叔信奇才。

上樊山王

本是金輪裔，何須紫氣占，群靈皆翼衛，百福自莊嚴。道不由師悟，才真與德兼，神全多蘊藉，語至絕廉纖。秘笈探龍藏，新詩吐鳳箋，屏翰宗社倚，城塹法門瞻。賦艸隨時得，心花信手拈，光風難再睹，去棹欲留淹。

贈法主

來從師子窟，一吼便驚群，智邁三支秀，才兼八索文。廣陵濤作辯，雪嶺草同芬，目富心俱飫，器傳水不分。道安傾眾難，慶喜擅多聞，赤腳幡猶豎，青龍鈔已焚。鞭前窺駿影，樹下服魔軍，目翳空金屑，心花燦印文。迦梨吾不愛，得意許傳君。

五言律

同費海鷗山人經臺看石

山中清富貴，怪殺石頭奇，座湧狻猊皆，花擎菡萏枝；秋雲兼鳥落，午溜覺風吹，霞外心相許，非君更有誰？

贈若惺師

優曇吾不見，縱見不如君，得法如傳水，揮毫欲吐雲；久知鵝擇乳，應見驥空群，說罷楞伽義，心花露印紋。

次韻送吳山人道甫歸華亭

孤笻雙徑出，臞甚鶴憎顏，我任虛舟泛，君隨旅泊閒；吟狂詩發嘯，骨傲癖成頑，月照虎溪水，書招早入山。

寄白明府

此邑方分竹，他城候及瓜，公堂縣夜月，山廓富春花；到處民安堵，來時雨裹車，香山白太傅，遺艸滿禪家。

遊聖水巖

谷轉樹蒼蒼，橋邊過野堂，石屏雲泛影，天鏡月臨光；寒漏猿傳磬，空更鹿遶床，巖前流聖水，野老卜豐穰。

宿溘江作

風俗鄰蘄楚，山川秀且妍，浪頭高似雪，江面闊如天；客店蘆花岸，漁家楊柳煙，持盂行欲乞，遠浦不停船。

荅董德受居士

一返西江棹，迢迢海上峰，龍門難密邇，鳳彩想儀容；豈為千山隔，還如對面逢，宛同真臭味，毒我玉芙蓉。

遊雪峰憩瀛山堂

我住瀛山寺，茲菴喜共名，峰青連樹秀，沙白晃星明；潮水迎帆影，溪風撲磬聲，扶笻登雪嶺，此宿想多生。

題天鏡巖

扃秘靈奇久，鴻濛忽啟藏，巖吞江霧白，泉灑洞門涼；鏡可容天面，窗惟貯月光，道人何所見，一鳥過滄浪。

七言律

壽鄭相國方水先生六秩

珮聲辭曳五雲端，出處分明謝險竿，客飯愁無鮭作菜，道裝也愛簪為冠；羅應笑翟門前設，琴或思聰指下彈，身似虛舟還不繫，壺中跳入弄雙丸。

慈功上人棲鼓山詩以送之

絕頂無過岁崩峰，海天極目水朝宗，一枝聖箭遙穿鵠，半壁神泉倒喝龍；路入白雲行杳靄，殿開碧嶂望巃嵸，何年振策尋煙島，飽看高高石罅松。

寄金岱輿憲臺

萬方懸覆一天雲，使節遙臨粤嶺分，地接炎荒如灑雪，風清蠻洞早沉氛；信州父老思遺愛，江國才名望不群，此日台階星斗近，金湯佛土借鴻勳。

與董仁原明府

萬松陰裏借籃輿，香積盤餐品只蔬，棲鳳嶺多趺坐石，浴龍池有放生魚；回頭記得來時路，見道何須萬卷書，元是旃檀林下客，明珠依舊在衣裾。

自壽

住老空山鶴伴眠，披簑來往釣魚船，逢人有點裝憨相，說法原無出格禪；熨斗煎茶供萬口，袈裟作被蓋多年，問予壽量今何數，笑看龍牙襪底穿。

其二

髮長貌醜一頭陀，破衲從新補嫩荷，日月兩丸穿眼鏡，煙霞千嶂隱身窩；笑看石女梳霜鬢，長聽黧奴唱野歌，曠劫促延拘不得，春秋半百豈為多。

鄭方水相國見訪山中次韻酬之

百里巾車度委蛇，清光蘿際共雲披，不嫌野飯同僧缽，若問宗風看祖碑；梵靜獨餘天樂細，詩成猶較燭花遲，山窗月上仍忘寐，去汲清泉燒竹枝。

遊西巖

振策來遊百丈巔，道人無住宿風煙，洞門豁若鯨開口，石壁危疑佛坐蓮；隱約盡巖還有路，玲瓏一孔別通天，大千掌上如觀果，萬朵河山入鏡妍。

壽融闇上人

雪浪菴頭供采汲，恩公衣缽許親傳，神珠獨耀誇明月，妙翅高摩逼義天；手種曇花今幾樹，人如寶掌住千年，生平不解離圓覺，對客清譚舌湧泉。

山居

年來瓶錫樂幽林，禪寂何嘗事若吟，掬水引魚時上下，穿雲采藥幾晴陰；鍋兒撲破何須洗，樹子無根懶去尋，纔聽溪邊人有語，又隨麋鹿入山深。

五言絕句

山居雜味

選石留人坐，拈花供佛看，年來禪寂樂，不獨在蒲團。鳥來傳法語，天為雨新花，莫論玄中旨，相逢且喫茶。流壑聲無盡，春山煙更晴，偶來松澗曲，閒與鹿群行。竹裏安茶灶，松間挂鷺瓢，山窗涼樹密，五月聽鳴蜩。嫩鋤穿石筍，老摘墜藤花，雖是山居樂，平生口懶誇。樹匝峰千轉，崖飛瀑萬尋，到來非遯世，門徑自幽深。閒拈松作塵，自疊石為城，占斷峰深處，扶笻絕頂行。栗黃垂殼坼，芋熟撥灰香，供佛秋花少，芙蓉開小塘。不羨簞瓢樂，猶貪丘壑清，柴乾谿水便，稱我住山情。

講經臺

空生岩下坐，雨花落如霰，白馬未曾來，早已傳經遍。

浴龍池

龍馴風雨息，清水浸莓苔，坐石閒看慣，猿歸鹿又來。

棲鳳嶺

石壁桐花落，山空小鳥飛，嶺頭霞色起，知是鳳來儀。

靈源橋

雨過夜塘深，鸕鷀飛欲起，橋上望秋山，影倒流水裏。

七言絕句

寄俞公遠二首

瓦缶茆龕一個燈，白雲為幔坐閒僧，夜來借問天邊月，曾到君前照未曾。
樹底常聞鳥說經，山泉慣汲滿銅瓶，松風不肯容高臥，夢到谿亭吹忽醒。

徐山人香水有章臺之戀因以儆之

夢裏花枝蝶自迷，醒來猶恨五更雞，蓮花雖向泥中出，爭肯和根倒入泥。

答李飛侯文學

青蓮仙品落人間，何意巾車過雪關，相見不須施棒喝，夜深明月照花龕。

題聽松山房

似聞白馬起潮頭，惹得錢王控弩愁，我試與君坡下聽，分明天樂響箜篌。

山居

疊箇石頭松下坐，選枝竹杖手中攜，看山莫道無閒伴，野鹿成群送過溪。
柏子長燒香滿爐，磐陀坐聽鳥聲呼，瑞巖不識菴中主，剛要惺惺喚醒渠。
龍山客到便移菴，拂尾靈龜我不堪，混眾獨居皆可意，白雲深處及封關。
鄰僧送箇藤花枕，紙帳無鉤竹榻低，幾度放憨呼不醒，那知窗畔日頭西。
泉石獨饒清供好，煙嵐竹樹畫圖開，從來身在千峰裏，長嘯高歌歸去來。
熱鬧門庭饒一著，幽深境界占三分，蒼松白石容高臥，隔斷紅塵遍是雲。

瀛山八景

一指峰

西來大意憑誰說，壁上孤峰豎指頭，煙水百城都影現，善財猶自向南求。

香象峰

生獰氣勢度香河，截斷中流萬頃波，何事橫眠煙霧裏，笑看兔馬走前坡。

紫芝塢

石骨蒸雲芝艸秀，松脂潤地茯苓多，結茅此處人稀到，水面香風吹綠荷。

脩竹塢

種來一徑篔簹綠，玉版逢人恣說禪，迸出龍孫千萬個，春風補我破苔錢。

如意泉

泥深艸濕乳泉藏，小鹿貪眠樹底涼，試向源頭揮一钁，四時花塢水流香。

東澗水

鳥惜落花啣去緩，鹿窺清影下來忙，閒情飽看青山色，坐聽潺湲歸亦忘。

西澗水

雪瀑交飛谷裏喧，石橋虎過漸黃昏，瘦笻問我誰為伴，笑指扳岩下樹猿。

金鐘山

不待華鯨吼曉風，賦形疑是蜀山銅，太音豈入時流耳，常自聲傳萬壑中。

六言四句

山居

曲磴遙峰數里，斷橋流水三灣，有鳥來啼竹院，無人閒閉花關。

準擬岩棲壁立，還思泛宅浮家，興到間尋煙嶠，倦來一枕蘆花。
桃萼幾枝紅雨，柳絲一把蒼煙，眼底風光爛熳，問君春在誰邊。
石罅安排茶具，松陰聽斸苓鐮，坐逼風泉欲冷，何人招手高岩。
麋鹿群中散步，漁樵隊裏相將，真嬾幾分幽趣，天放一種清狂。
石骨穿雲欲露，泉聲帶雨分流，種竹平遮地角，卓菴先占峰頭。
不見崖猿捧缽，時看谿鹿銜花，偶逐漁樵歸去，行過村裏三家。
覓伴松間敲火，呼童澗底擔泉，過量何分七碗，貪杯笑倒玉川。

雪和尚語錄跋

夫弘法為人，非細事也，必須行解相應、事理函蓋，始堪是任，不然則山雞鳳冠虛妄之流耳。善丙子冬出嶺參叩，得侍　雪老人之側，見其操行端方，應機圓活，或隱或顯，人莫測其涯涘，但愧緣慳，僅一寒暑而　老人西邁矣。彼時見其語錄散漫，欲為編輯而力有未逮。至戊子春，又聞博山經房已罹回祿，板盡化于灰燼，至今九載，未有修復。因追繹　老人所說之法玉瑩珠迴，堪為後來龜鑑，詎可任其湮沒弗傳乎！於是不揣鄙劣，將五會之語編而輯之，分為類者九、為卷者六，付之剞劂，用貽同志聊比書紳。云爾。
歲次丙申仲春中浣侍者傳善稽首謹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